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一

人部十五 贈答

贈答

毛詩曰無言不訓 又周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焉 尹吉甫作
頌其詩孔願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晏子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
贈人以軒不如贈人以言 史記曰孔子適周見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 孫
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
於鐘鼓琴瑟 莊子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韓子
曰鄭人有遺燕相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過書舉燭非
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高明也舉賢任之司以治 穆天
子傳曰穆王饗西王母于瑤池之上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 漢書曰古
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常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
又曰陳遵爲河南太守旣至官常遣從使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

謝京師親故遵憑几占書數百封親踈各有意 文士傳曰桓驎伯父烏
官至太尉驎年十二在座焉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各
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驎即應聲答曰邈矣
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媿
過言 漢雜事曰高彪謁馬融辭疾不見彪覆刺與書曰聞高風爲日久
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叙腹心之願不啻辭之以疾昔
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君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
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
還 先賢行狀曰杜安入太學時號曰神童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
者不報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當時皆嘉其慮遠 會稽典錄曰陳業
少特操沛國桓儼當世英俊避地會稽聞業高節欲與相見終不獲後儼
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曰不因行李以係陰山白樓日從容養高
動靜復直季世多艱爰適樂土聞高風饑渴語言知乃深隱邈然終時求
仁斯得勤而無憾齊蹤古賢何其優哉 蜀志曰馬良使吳良謂諸葛亮

曰今銜國命協睦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
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比吾豕韋之勳其人古上荆楚之令鮮
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有納以慰將命權大悅之 文章叙
錄曰杜摯與母丘儉鄉里相親故爲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
求助也 荀氏家傳曰荀勗蜀平之後遣使通吳司馬文王用公所作書
與孫皓皓報命和親王謂公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楚
辭曰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詩後漢蔡邕答對元式詩曰伊
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群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
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 又答卞元嗣詩曰斌斌碩人貽我以文辱
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賦誦以歸 魏王粲贈蔡子篤詩曰悠悠世
路亂離多阻濟岱江衡邈焉異處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魏徐幹答劉楨
詩曰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句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
涉如九關陶陶朱夏別草木昌且繁 魏應璩報趙淑麗詩曰朝雲不
久結成陰離群猶宿水思長吟有鳥孤栖哀鳴比林嗟我懷矣感物傷

魏繁欽贈梅公明詩曰瞻我北園有條者桑蓬此春景既茂且長氣氤吐
菜柔潤有光黃條蔓衍青鳥來翔日月其邁時不可忘公子瞻騰動名乃
彰 魏程曉贈傅休奕詩曰梵梵獨夫寂寂靜處酒不盈觴肴不掩俎厥
客伊何許由巢父厥醴伊何玄酒瓠脯 又贈傅休奕詩曰三光飛景玉
衡代邁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權與授代徐陳蕩穢元服初嘉萬福咸會赫
赫應門嚴嚴朱闕群后揚揚庭燎哲哲 魏邯鄲淳答贈詩曰我受上命
來隨臨菑與君子處曾未盈朞見召本朝駕言趣期群子重離首命于時
餞我路隅贈我嘉辭既受德音敢不答之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見養賢侯
於今四祀既庇西伯永哲沒齒今也被命我在不俟瞻戀我侯又慕君子
行道遲遲體逝情止豈無好爵懼不我與聖主受命千載一遇攀龍拊鳳
必在初舉行矣去矣別日勿會難自強不息人誰獲安願子大夫勉置成山
天休方至萬福爾臻 晉張華答何劭詩曰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
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墟衰夕近辱殆庶幾並懸
輿散髮重陰下把杖臨涓渠屬耳聽鳴禽流日玩儵魚從容養餘日取樂

於桑榆 又詩曰駕言歸外庭放志永棲遲相伴步園疇春草滋榮
觀雖盈目親友莫與偕悟物增隆思結慈慕同儕授翰屬新詩永歎有餘
懷 又贈摯仲治詩曰君子有逸志棲遲於一丘仰蔭高林茂俯臨淥水
流恬淡養玄虛沉精研聖猷 何劭贈張華詩曰四時更代謝萬物迭卷
舒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在昔同班司今者
並園墟私願階黃髮逍遙樂琴書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奚用遺形骸
忘筌在得魚 晉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神農更生軒轅承紀畫野離
疆爰封衆子夏殷既襲宗周繫祀綿綿瓜瓞六國互峙疆秦兼并吞滅四
隅子嬰面櫬漢祖應符靈獻微躬在涅則渝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南吳伊
何僭號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偽孫銜璧奉土歸疆婉婉長離陵江而
翔長離云誰咨余陸生鶴鳴九臯猶載厥聲况乃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
招撫翼紫庭蕃岳作鎮輔我京室旋及桑梓帝弟作弼式云國官清塗攸
失吾子洗然恬淡自逸廊廟惟清俊又是延擢應嘉舉自國而遷齊巒群
龍光贊納言優游省闈珥筆華軒昔余與子縉綬同朝脩日朗月攜手尚

遙自我離群二周于今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子其超矣實慰我心發言為
詩望侯好音欲崇其高必重其曾在南稱甘度北則橙崇子鋒穎不騫不
崩 晉陸機荅賈謐詩曰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群后迭毀迭興邈矣
終古崇替有徵在漢之季皇綱幅裂雄臣騰驚義夫赴節釋位揮戈言謀
王室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隊景曾不可振乃眷三哲俾又斯民啓土
綏難改物承天天厭霸德皇祚告釁獄訟違魏謳歌逼晉陳留歸蕃我皇
登禪庸嶧稽顙三江改獻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誕育洪胄纂戎于魯昔我
逮茲時惟下僚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年殊志密服舛義稠遊跨三春情固
二秋祗承皇命出納無違往踐蕃朝來步紫微升降秘閣我服載暉孰云
匪懼仰肅明威分索則易攜手實難念昔良遊茲焉永歎公之云感貽此
音翰蔚彼高藻如玉如蘭民之肯好拍在厲聖儀形在昔爭聞子命 又
荅潘尼詩曰於穆同心如瓊如琳我東日徂來餞其琛彼美潘生實綜我
心探子玉懷疇爾惠音 又贈馮文罷詩曰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有命集
上翻飛自南出彼幽谷及爾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 又贈潘尼詩曰

水會於海雲翔于天道之所混孰後孰先及子雖殊同升太玄舍被玄冕
襲此雲冠遺情市朝永志丘園靜猶幽谷動若揮蘭 又贈從兄車騎詩
曰孤獸思故數離鳥悲舊林翩翩遊宦子辛苦難為心髣髴谷水陽婉奕
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 又贈波丘令馮文罷詩曰夙駕出東
城送子臨江曲密席接同志羽觴飛酈淥登樓望峻岵時逝一何速 又
贈紀士詩曰瓊瓌侯豐價窈窕不自鬻有美蛾眉子惠音清且淑修嫿協
姝麗莖顏婉如玉 又贈顧彥先詩曰清夜不能寐悲風入我軒立影對
孤軀哀聲應苦言 晉傅玄荅程曉詩曰奕奕兩儀昭昭太陽四氣代升
三朝受祥濟濟群后我我聖皇元服肇御配天垂光伊周作弼王室惟康
顯顯兆民蠢蠢戎羶率土充庭萬國奉蕃皇澤雲行神化風宣六合咸熙
遐邇同歡赫赫明明天人合和下罔遺滯焦朽斯華矧我良朋如玉之嘉
穆穆誰誰興頌作歌 又荅程曉詩曰羲和運玉衡招搖賦朔旬嘉慶形
三朝美德揚初春聖主加元服萬國望威神伊周敷玄化並世霑天人洪
涯歌山岫許由嗟水濱 又傳咸贈褚武良詩曰爰暨于褚惟晉之禎肇

振鳳翼羽儀上京聿作喉舌納言紫庭光贊帝道敷皇之明方任之重實
在江揚乃授旄鉞宣曜威靈悠悠遐邁東夏于征 又贈建平太守李叔
龍詩曰弘道興化實在良守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衆乃子之授南
荆注望心乎克副 又贈太尉司馬虞顯機詩曰帝崇元淑妙選其屬命
子是佐增衮之縟 又贈崔伏二郎詩曰英妙之選二生之授顛顛兩城
歡德之茂君子所居九夷非陋無狹百里而不垂覆人之好我贈我清詩
示我周行心與道期誠發自忠義形於辭古人辭謹豈不爾思 又與尚
書同僚詩曰非望之寵謬加于已猥授非據奄司萬里煌煌朱軒服驥叅
駮曄曄初星肅肅臣僕暉光顯赫衆目所屬斯之弗稱匪榮伊辱質弱尚
甫受任鷹揚德非樊仲王命是將百城或違無能有匡一州之矜將弛其
綱得意忘言言在意後夫惟神交可以長久我心之孚有盈于缶與子階
老豈曰執手出司萬里牧彼朔濱服冕乘軒六轡旣均威風先邁百城肅
震 又答潘尼詩并序曰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以文學溫雅爲博
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以見規雖褒飾之舉非所敢聞而斐

粲之辭良可樂也答之雖不足以相訓報所謂蓋各言志也詩曰貽我妙
文繁春之榮匪榮斯尚乃新其聲吉甫作頌有馥其馨寔由樊仲其德克
明授此瓦礫厠彼瑤瓊貺非其踰聞寵若驚 又答藥弘詩并序曰安樂
令藥弘太傅鉅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薨後應司州之命舉秀才博文通
濟之士余失和於府當換爲護軍司馬賦詩見贈答之云爾鉅平作宰是
貴是欽予旌仍招嘉命胥尋鸞鳳養儀戢翼幽林未附雅調以和韶音鉅
平遐逝厲志彌深肅肅京司清風裁邁乃延群彥龍集鳳會亦旣斯降萬
里有賴聲發響應好結傾蓋 晉潘尼答傅咸詩序曰司徒左長史傅長
虞會定九品左長史宜得其才屈爲此職此職執天下清議宰割一國而
長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與之親作詩以規焉悠悠群吏非子不整噉
噉衆議非子不靖忽荷略紐握綱提領矯矯貞臣惟國之屏 又贈吳王
郎中令陸士衡詩曰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斯疇振鱗南海
濯翼洪流婆娑翰林容與墳丘玉以瑜潤隨以光融乃漸上京乃儀儲宮
玩爾清藻味爾芳風泳之彌廣揖之彌冲崑山何有有瑤有珉及爾同僚

具惟近臣子涉素秋予登青春媿無老成則彼日新祁祁大邦惟桑與梓
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爾諧惟王卿士俯僂從命奚恤奚喜 又荅陸
士衡詩曰顧茲蓬蔚厠根蘭陂膏澤雖均華不足披逮春不茂未秋先萎
子濯鱗翼我挫羽儀願言難常載今載離昔遊禁闥祇畏夕惕今放丘園
縱心夷易口詠新詩目玩文跡予志耕圃爾勤王役慙無琬琰以訓尺璧
又贈隴西太守張仲治詩曰二八由唐顯周以多士隆群靈感韶運理翮
應翔風張生援幽華蘋登二宮未幾振朱錦剖符撫西戎及子仍同僚
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唯德可念終 又贈劉佐詩曰要言將誰苦聊
以貽友生念我二三賢規我無隱情 又送大將軍掾盧晏詩曰贈物雖
陋薄識意在忘言瓊琚尚交好桃李貴往還蕭艾苟見納貽我以芳蘭
又贈汲郡太守李茂彥詩曰離索何惆悵後會未可希河朔貴相忘岐路
安足悲 又贈長安令劉正伯詩曰遊鸞憑太虛騰鱗託浮霄過蒙嘉時
會假翼陵扶搖波憊充時乏及余再同寮並跡侍儲宮攜手登皇朝劉侯
撫西都邁績參豹喬德厚化必深政明姦自消萬壽由積匱千里一步超

爾其騁逸軌遠塗固可要 又荅揚士安詩曰近將辭儲宮栖遯集南畿
不悞百里賤徒惜年志衰躊躇顧城闕怨戀慕端闈俊德始妙詩敷藻發
清徽媿彼褻崇過感此岐路悲 又贈榮陽太守吳子仲詩曰大晉盛得
人儲宮玄鬢髦士吳侯降高節剖符授千里垂覆育他鄉迴光臨桑梓察類
感岐路黎庶思知耻老氏喻小鱗曹參晉獄市無謂獎邑陋覆篑由茲起
晉張載贈虞顯度詩曰疇昔協蘭房繾綣在華年嘉好結平素分著寮友
前謂得終遐日綢繆永周旋吾子遭不造遯閔丁憂艱俾我失良朋誰與
吐話言一日為三秋歲况乃三年離居一何閑結思如迴川 晉石崇贈
賈膺詩曰久官無成績栖遲於徐方寂寂守空城悠悠思故鄉恂恂二三
賢身遠屈龍光攜手沂泗間遂登舞雩堂文藻譬春華談話由蘭芳消憂
以觴曲娛耳以名娼博奕逞妙思弓矢威邊疆 晉司馬彪贈山濤詩曰
苕苕柯梧樹寄生於南岳上陵青雲霓下臨千仞谷處身自孤危於何託
余足 晉曹摅贈石崇詩曰涓涓谷中泉鬱鬱巖下林泄泄群翟飛咬咬
春鳥吟野次何索漠薄暮愁人心三軍望衡蓋歎息有餘音臨肴忘肉味

對酒不能斟人言重別離斯情効於今 晉劉琨贈盧諶詩曰時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又重贈劉琨詩曰璧由識者顯龍因慶雲翔次棘非所熱翰飛遊高岡余音非九韶何以儀鳳皇新城非芝圃曷由莖蘭芳 晉盧諶答劉琨詩曰隨寶產漢濱搗此夜光真不待卞和顯自爲命世珍 晉袁腆贈石季倫詩曰深蒙君子眷雅顧出群俗受寶取諸懷所贈非珠玉凡我二三子執手攜玉腕嘉言從所好企予結雲漢望風整輕翮因虛舉雙翰朝遊青渠側日夕登高節 又答石崇詩曰昔我不造備嘗顛沛后土傾基皇天隕蓋少懷蒙昧長無耿介遺訓莫聞出入靡賴我舅敷命于彼徐方載詠陟岡言念渭陽乃沂洪流汎身餘腥宵寢晨逝曷路之長亦既至止願言以寫爰有石侯作鎮東夏寬以撫戎從容柔雅我聞有言居安思危位極則遷勢至必移上德無欲貴道不爲妙識先覺通夢呈義竊觀堂奧欽頌明規 晉摯虞答杜育詩曰越有杜生旣文且哲龍躍穎豫有聲彰激頌茲三益如瓊如切好以義結友以文會豈伊在高分定傾

蓋其人如玉美彼生芻鐘鼓匪樂安用百壺老夫灌灌離群索居懷戀結好心焉恨如 晉歐陽建答袁腆詩曰於鑠我舅明德寒違俾扞東藩在徐之邳載播其惠載揚其威濟寬以猛方夏以綏光啓先業增曜重暉咨余冲人艱苦攸離過庭無聞頑固匪移寔賴茲誨導之軌儀仰遵嘉訓俯蹈明規如葛斯蔓如樛斯垂我邁君子仰之彌高巖巖其高即之惟溫居盈思冲在貴志尊縱酒嘉諶自明及昏無幽不妍靡與不論人樂其量士感其敦 晉石崇答袁腆詩曰言念將別覩物傷情贈爾話言要在遺名唯此遺名可以全生 晉杜育贈摯仲治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駒矧乃斯人乃邁乃徂雖非顯甫餞彼百壺雖非張仲將膾河魚人亦有言貴在同音雖曰翻飛曾未異林顧戀同枝增其慨心望爾不遐無金玉音 晉袁據答阮德猷詩曰有朋顧之貽我良箴玩之無斃終詠斯音燕鼎在舟雖重不沉庶憑嘉謨高迹可尋 宋顏延之贈王太常僧達詩曰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秘猶彰澈玲龍際九州聞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士唯然觀時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烈德輝灼邦茂芳風被鄉

耆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閨林間時宴開亟迴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淡群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歡聚悲來非樂闕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又直東宮荅鄭尚書道于詩曰皇居體寰極設險協天功兩闈穆通軌對禁阻清風 宋鮑昭贈顧墨曹詩曰昏明易遠離會難揆雲撤泉分西艫東軌 宋鮑令暉題書寄行人詩曰自君之出矣臨軒不解顏砧杵夜不發高門晝恒關帳中流熠燿庭前華紫蘭物枯識節異鴻來知客寒 又寄行人詩曰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 齊王儉贈徐孝嗣詩曰婉婉遊龍載遊載東靡靡行雲並躍齊蹤無類不感有來斯雍之子云邁嗟我莫從歲云暮止述職戒行崇蘭罷秀孤松獨貞悲風霄遠乘鴈晨征撫物遐想念別書情 齊徐孝嗣荅王儉詩曰書帷停月琴袖承颺結芳幽谷解珮明椒去德滋永懷德滋深行雲傳想歸鴻寄音 又齊王融贈族叔衛軍詩曰台曜澄華鉉岳裁峻經天爲象麗地作鎮不器其德有菲斯文質起瑚璉才逸卿雲搖筆泉瀉動詠靈紛德馨伊何如蘭之宣貞筠抽箭潤壁懷山六樂畢該五禮備貫七

訓是敷三英有粲惟巨惟公惟公惟日 齊謝朓夜發新林至京邑詩曰西府同僚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望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望京邑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煙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罽羅者寥廓已高翔 又在郡呈沈尚書詩曰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况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高閣常書掩荒階少諍詞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颺夏季沉朱實秋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基 齊陸厥奉荅內兄顧希叔詩曰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渤海方流滯宜城誰獻調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梁簡文帝贈張纘詩曰儀表咸推搨墻仞難窺踐既富垂帷學復折波濤辯綺思曖霞飛清文煥颺轉朱旗赫容與彫檠紛曜煜波搖白鱧舟風動蒼鷹舳九疑勢參差江天相蔽虧三春澧浦葉九月洞庭秋洞庭枝馬娜澧浦葉參差芬芳與搖落俱慙傷別離 梁沈約謝宣城眺詩曰王喬飛鳥鳥東方金馬門從官非宦侶避

世非避諠揆予發皇鑿短羽屢飛翻早趨朝建禮晚沐卧郊園賓至下塵
榻憂來命綠樽昔賢伴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 又
訓孔過通直懷蓬居詩曰閭闔既洞啓龍樓亦高闕兩宮集鸞步二闕引
通籍伊爾事清塗紛吾供賤役 梁任昉答劉孝綽詩曰閱水既成瀾藏
舟遂移壑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父敬類誠言吹噓似嘲譁兼稱夏雲
盡復陳秋樹索詎慰耆嗟人徒深老夫託 梁范雲贈沈左衛詩曰伊昔
雲嘉惠出入承明宮遊息萬年下經過九龍中越鳥憎此樹胡馬畏南風
願言及魚蓀津梁肯見通 梁劉孝綽答張左西詩曰相思如三月相望
非兩宮持此連枝樹暫作背飛鴻若人惠思我摘藻蔚彫蟲仙掌方晞露
靈鳥正轉風方假排虛翮相與北山蒙 又贈任中丞詩曰步出金華省
遙望承明廬壯哉苑洛池佳麗實皇君虹蜺拖飛閣蘭芷覆清渠白雲夏
峰盡青槐秋葉疎但願長閑暇酌醴焚枯魚 梁王僧孺贈顧倉曹詩曰
洛陽十二門樓闕似西崑曖曖罍罍下想望隔畫垣畫垣向阿閣栖鳳復
栖鴛五翮均趨奏六尚等便煩朝爐何馥馥夜錦有餘温日中驅上駟

首遍京宛晨趨魏公子夕宿韓王孫夙昔今何在生平棄不論譬如卷
草心謝葉空存誰復三承睫獨念九飛魂 又秋日愁居答孔主簿詩曰
首夏雲物善盡暑旦猶清日華隨水汎樹影逐風輕依簾野馬合當戶昔
耶生物我一無際人鳥不相驚儻遇北山北聊訪法喬卿 又寄何記室
詩曰思君不得見望望獨長嗟夜風入寒水曉露拂秋花何由假日御暫
得寄風車 梁王均寓直中庶坊贈蕭洗馬詩曰龍樓實九重薄寒起殊
早玉階泣清露銅池結秋潦霜被守官槐風驚護門草之子擅文華縱橫
富辭藻舒錦慙光麗握珠謝奇寶媿予非工文何用披懷抱 又東陽還
經嚴陵瀨贈蕭大夫詩曰子陵徇高尚超然獨長往釣石宛如新故態依
可想 梁裴子野答張貞成皇詩曰匈奴時未滅連年被甲兵明君思將
帥方聽鼓鞞聲吾生姿逸翮撫劒起徂征非徒慕辛季聊欲逞良平出車
旣方軌絕幕且橫行豈伊長纓繫行見黃河清雖令懦夫勇念別猶有情
感子盈編贈握玩以爲榮改子振旅凱含毫備勒銘 梁蕭子雲贈海法
師還甌山詩曰直心好丘壑偏悅幽棲人忽聞甌山旅萬里自相親沉寥

晚霖霽重疊晴雲新秋至蟬鳴柳風高露起塵動予憶山思惆悵惜荷巾
又寒夜直坊憶袁三公詩曰滴滴雨鳴階悄悄夜靜風落宣猷樹寒凋
承光屏高帷獨曉垂華燭夜空冷所思不相見方知寒漏永 又東郊望
春訓王建安雋晚遊詩曰金塘綠泉滿上園梨葉落蛺蝶戀殘花黃鸝對
妖菲滿郊甸惠氣生蘭薄子家冠蓋里我館幽棲郭綠楊垂長溪便
橋限清洛相去能幾許一水終踈索 梁柳惲贈吳筠詩曰寒雲晦滄洲
奔潮溢南浦相思白露亭永望秋風渚心知別路長誰謂若燕楚關侯日
遼絕如何附行旅願作野飛鳥飄然自輕舉 又贈吳筠詩曰山桃落晚
紅野蕨開初紫雲日自清明蘋芷齊霍靡離念已鬱陶物華復如此 又
贈吳筠詩曰遠遊濟伊洛秣馬度清渾邯鄲饒美女豔色含春芳鼓瑟未
成曲點屣復翱翔我本遊客子情愛在淮陽知誰新不樂念舊苦人傷
又贈吳筠詩曰秋風度關隴楚客奏歸音颯颯避霜葉離離出塞禽 梁
何遜落日贈范岫詩曰綠溝綠草蔓扶援雜花舒輕煙澹柳色重霞掩日
餘遙遙長路晚寂寂行人踈 又曰夕望江贈魚司馬詩曰溢城帶溢水
溢水縈如帶日夕望高樓耿耿青雲外城中多宴賞絲竹常繁會管聲已
流悅弦聲復悽切歌黛慘如愁舞腰疑欲絕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早
鴈出雲歸故鷺辭簷別晝悲在異縣夜夢還洛汭洛汭何悠悠起望登西
樓的的帆向浦團團日隱洲誰能一羽化輕舉逐飛浮 梁吳筠贈周興
嗣詩曰昔賢當路者聲名振華夏朱輪玳瑁牛紫鞵連錢馬朝花舞風中
夜月窺牕下想君貴易朋居然應見捨 又入蘭臺贈王治書僧孺詩曰
故人楊子雲校書麟閣下寂寞少交遊紛紛富文雅予為隴西使寓居洛
陽社相思非不深行行避驄馬 又荅柳惲詩曰閑房肅已靜落月有餘
暉寒蟲隱壁思秋蛾繞燭飛絕雲斷更合離禽去復歸佳人今何在迢遞
江之浙一為別鶴弄千里淚沾衣 又贈任黃門詩曰相如體英彥左右
生容暉已紆漢帝組復解梁王衣經過雲母扇出入千門扉連洲茂芳杜
長山鬱翠微欲言終未敢徒然獨依依 又訓郭臨丞詩曰聞君立名義
我亦倦晨征馬在城上堞劔自腰中鳴白日遼川暗黃塵墮坻驚願君但
銜酒深知有素誠 又訓聞人侍郎詩曰悵然心不樂萬里向悠悠陵潮

蘇杜渚泊暮遵江州君住青門上我發霸陵頭相思自有處春風明月樓
又詣周承不值因贈此詩曰竹枝任風轉蘭心逐風卷青雲葉上團白露
花中泣聞君入綺踈聊寄錦中書一隨平原客寧憶豫章徐 又遥贈周
承詩曰巨石亂天崖雜樹鬱參差伯魚留蜀郡長房還葛波練練波中月
亭亭雲上枝高岑蔽人者無處得相知 又周承未還重贈詩曰石渠間
無人子雲今何在顧望獨疑憂銜杯竟誰待散雪逐吹寒蓬姿霜雪采甘
泉無竹花鷓鴣欲還海 隋江總遇長安便寄裴尚書詩曰傳聞令浦葉
遠向洛陽飛北風尚嘶馬南冠獨不歸去雲目徒送離琴手自揮征蓬失
處所春草屢芳菲太息關山月風塵客子衣 **賦** 梁劭陵王贈言賦曰張
雲麾問望之美作牧南蕃維舟江漢留連飲餞發邁有期會面無日依依
別袂恨恨江干古人贈別以言聊為贈言賦曰昔人有感於知己深情投
分如斯已矣相知勢利之間實君子之所鄙靜言神交之際亦難得而具
美豈直鮮其令終曾自聞其善始日踰久而益敬蓋惟一人者爾語同志
而好合諒今古之皆然苟託御而自說徐因勸而請前况英聲與茂實乃

絕後而光先似臨渾而對鏡若披霧而覩天欽愛顧之罔已良佩服之在
旃資淑美之上才超群雄而獨峻德既深於萬頃墻有高乎數仞思若神
而泉湧文如華而玉振伊薄軀之固陋謬攝官於夏內知美錦之難裁處
縻絲而易結幸中途而遽止仰旌旆之踟躕似德星之東邁類祥雲之西
徂亟留連於河渚或終宴於城隅賞既延於賓友懼亦洽於僕夫嗟灰瑄
之易逝慨離袂之云促惜日車之不駐恨流影之難續觀善誘而不倦食
好音而未足佇浮雲之可寄願無此乎金玉 梁張纘懷音賦并序曰西
平劭陵王以親賢近能作蕃夏首下走叨竊時命驅傳湘羅久託下風素
蒙叔顧及塗經鄆郢淹泊累旬君王彈隨珠於千仞乃貽之以麗則詩云
懷我好音敢為懷音賦云爾伊宗周之令望巡召南而述職襟帶鄆夏之
鄉宣條江漢之域服詩書於懷袖抱仁義於曾臆忽九德以棲身橫四溟
而撫翼循微躬之末迹謬馳傳於衡嶽由洞庭而左轉指鄆醴而為期仰
芳塵於夏內路將近而彌滋棹陵波以遶務舟望浦而倦遲自清光之末
觀逾一紀以歷茲敢憑情於往昔逢君恩之未遺陪桂苑之良遊接蘭臺

之高會既醉酒以飽德亦傾羞而緩帶感平原之愛客傷岐路之難留戀
西園之餘賞立南浦之徂舟結煩言於將贈情有重乎琳球顧龍門其不
見過夏首而西浮申服義之未沫長寄言於還郵 梁陸倕感知已賦贈
任昉曰夜申旦而不寐獨匡坐而怨咨命僕夫而夙駕指南館而為期學
窮書府文究辭林既耳聞而存口又目見而登心似臨淄之借書類東武
之飛翰軫工遲於長卿踰巧速於王粲固乃度平子而越孟堅何論孔璋
而與公幹或欲涉其涯涘求其界畔則浩浩港港彪彪泔泔譬長鉞於鞘
中若龍淵與蜀漢濟濟冠蓋祁祁雋逸有竊風以味道咸交臂而屈膝或
望路以窺門空升堂而入室彼春蘭及秋菊尚無絕於衆芳矧重仁與襲
義信遼遼兮未央言追意而不逮辭欲書而復忘竊仰高而希驥忽胎車
而秣馬既一顧之我隆亦東壁之余假似延州之如舊同伯喈之倒屣附
蒼蠅於驥尾託明鏡於朝光謂虛無而為有布籍甚於游揚於是柔條颯
其成勁白路變而為霜歲忽忽而適盡憂與愛兮未忘聚落莖於虛室聽
羈雀於枯楊怵鬱悒其誰語獨撫抱而增傷託異人以蠲憂類其文而愈

疾索黃瓊之寄居造安仁之狹室車出門其已歡無論銜杯與促膝譬鄒
子之吟松故未寒而能慄徒納壤以作高麗吞舟而為固直墨子之愛兼
逢太丘之道廣陪九萬以齊征激三千而同上識公沙於杵臼拔孝相於
無名非夫人之為惑孰云感於余情指北芒以作誓期鬱鬱於佳城 梁
任昉荅陸倕感知已賦曰原知己之時義故相知之信然乃貪廉之異貫
柰勇怯之相懸貪在物而成累怯在我而可甄既自得於為御又甘心於
執鞭矧相知其如此獨攬涕而潺湲雖有望於已知更非謂其知己信偉
人之世篤本侯服於陸卿緬風流與道素襲衮衣與繡裳逮伊人而世載
並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載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
信芳思在物之取譬非升斛而能量匹方峙於東嶽比疑厲於秋霜不一
飯以忘過每三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溝壑之能衣既蘊籍其有餘
又淡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平叔而靡雕似子臺而
不朴冠衆善而胎操綜群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幄探三
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樂時坐睡而懸梁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一
裁據梧而錐幄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
之名信落魄而無產終長勤於短生饑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子比
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闇求千里懸渴言象
可廢筌蹄自默居非連棟行待舟車冬夜不長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
豈娛我未捨駕子已迴輿中飲相顧悵然動色邦壤雖殊離會難測存異
山陽之居沒非要離之側以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書後漢崔瑗與葛
元甫書曰今遣奉書錢千為贄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後
漢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迹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
兩紙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三十二言耳後漢延篤荅張負
書曰惟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書盈四紙讀之三復喜不
可言後漢張負與陰氏書曰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
紙弊墨渝不離于手晉庾冰與王羲之書曰得示連紙一丈致辭一千
祇增其歎耳了無解於往懷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二

人部十六 閨情

閨情

毛詩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角枕粲兮錦衾
爛兮子美忘此誰與獨旦又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又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終朝
采綠不盈一匊子髮曲肩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檐五日為期六日
不詹又曰靜女其妹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又曰燕爾新
婚如兄如弟又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惻惻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左傳晉叔向
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
而言又晉文公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曰我二十
五年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說苑曰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能畫
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飢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畫臺貧賜畫臺去家日久

思憶其妻像向之而笑傍人見以白王王召問之對曰有妻如此去家日
久心常念之竊畫其像以慰離心不悟上問漢張敞為婦畫眉帝知問
之敞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此者又李夫人得幸武帝而卒上憐
憫焉圖畫其像於甘泉宮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
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曰夫人病亦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
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
面向壁歔歔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
夫人曰不見帝者乃欲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上所戀
戀念我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昔必且畏惡我尚肯思復錄
其兄弟哉風俗通曰有張伯借仲借兄弟形貌絕相類仲借妻新粧竟
忽見伯借乃戲問曰今日粧飾好不伯借應之曰我伯借也妻乃趨避之
須臾又見伯借猶以為仲借告云向大錯誤伯借曰我故伯借也世說
曰王渾妻鍾夫人每嘗御渾渾曰詎可爾妻曰憐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
卿誰當卿卿又曰荀奉倩妻曹氏有艷色妻常病熱奉倩乃出中庭取

冷還以家熨之妻亡人弔不哭而神傷無幾奉倩亦卒又曰孫楚妻亡

至祥仍為詩以悼之王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見此使
人增伉儷之重湘川記曰舜巡狩蒼梧而崩三妃不從思憶舜以淚染

竹竹盡為斑詩古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

牕牖裁裁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
牀難獨守又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

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其色似相類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
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縑將比素新人

不如故又曰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美人
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後漢焦仲卿妻劉氏為姑所遣時人傷之作詩曰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綺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
書詩十七嫁為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為府史守節情不移雞鳴入機織夜

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有繡腰
襦葳蕤金縷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交文象牙簾宛轉素絲繩鄙賤

雖可薄猶中迎故人 魏陳王曹植詩曰攬衣出中閨道遙步兩楹閑房
何寂寥綠草被階庭空穴自生風百鳥翻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君并
佳人在速道妾身單且筑歡會難再遇蘭芝不重榮人皆棄舊愛君豈若
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實身奉衿帶朝夕不墮傾儻終顧眄恩永
副我中情 又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
問歎者誰云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樓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
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遊入君懷君懷時不開妾心
將何依 又曰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乘機杼日晏不成文太息
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房良人從行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
孤鳥繞樹翔嗷嗷鳴索羣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魏徐幹室思詩曰
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一逝不可歸嘯歌久踟躕人離皆復會我獨無
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開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晉潘岳內顧
詩曰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草鬱青青桑柘何奕奕芳林振丹榮淶
水激素石初征水未泮忽焉振絲絙漫漫三千里迢迢遠行客馳情戀朱

顏寸陰過盈尺夜愁極清晨朝悲終日夕山川自悠永願言良不獲別
訴歸期雲沉不可釋 晉陸機爲陸思遠婦作詩曰二合兆嘉偶女子禮
有行絜已入德門終遠母與兄如何耽時寵遊宦忘歸寧雖爲三載婦願
景媿虛名歲暮饒悲風洞房涼且清拊枕循薄質非君誰見榮離君多悲
心寤寐勞人情敢忘桃李陋側想瑤與瓊 又擬青青河畔草詩曰靡靡
江離草熠燿生河側皎皎彼姝女婀娜當軒織粲粲嬌容姿灼灼美顏色
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又擬蘭若生春陽
詩曰嘉樹生朝陽凝想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凋美人何其曠的
的在雲霄 晉張華情詩曰北方有佳人端坐教鳴琴終晨撫管絃日夕
不成音憂來結不解我思存所欽 又情詩曰君居北海陽妾在江南陰
懸邈極脩途山川阻且深承權注隆愛結分投所欽銜恩守篤義萬里託
微心 又詩曰遊目四野外道遙獨延佇蘭蕙綠清渠繁華陰淶渚佳人
不在茲取之欲誰與巢居知寒風穴處知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宋孝武帝擬空思詩曰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迴還書夜

生 宋江夏劉義恭擬詩曰自君之出矣箚錦廢不開思君如清風曉夜
穿徘徊 宋顏師伯擬詩曰自君之出矣芳帷佻不舉思君如迴雪流亂
無端緒 齊王融秋胡詩曰日月共爲照松筠俱以貞佩紛甘自遠結鏡
待君明且協金蘭好方愉琴瑟情佳人忽千里空閨積思生 梁簡文帝
詠人棄妾詩曰昔時嬌玉步含羞花燭邊豈言心愛斷銜啼私自憐但覺
歡成怨非關醜易妍獨鵠罷中路孤鸞死鏡前 又春宵詩曰花樹含春
叢羅帳夜長空風聲隨篠韻月色與池同綵牋徒自曠無信往雲中 又
曉思詩曰晨禽爭學轉朝花亂欲開鑪煙入斗帳屏風隱鏡臺紅粧幾盡
淚蕩子何當來 又冬曉詩曰冬朝日照梁含愁下前牀惟寒竹葉帶鏡
轉菱花光會是無人覺何用早紅粧 又秋閨夜思詩曰非關長信別詎
是良人征九重忽不見萬恨滿心生夕門掩魚鑰宵牀悲盡屏迴月臨階
度吟蟲繞砌鳴初霜墮細葉秋風吹亂螢故粧猶累日新衣製未成欲知
妾不寐城外搗砧聲 又倡樓怨節詩曰朝日斜來照戶春鳥爭飛出林
片光片影皆麗一聲一轉煎心上林紛紛花落淇水漠漠苔浮午馳節流

易盡何爲忍意含羞 又春別詩曰別觀蒲萄帶實垂江南豈菹生連枝
無情無意又如此有心有恨徒別離 又詩曰可憐淮水去來潮春隄楊
柳覆河橋淚痕未燥詎終朝行聞玉佩已相要 又詩曰桃紅李白若朝
粧羞持憔悴比新芳不惜暫住君前死愁無西國更生香 梁元帝寒閨
詩曰烏鵲夜南飛良人行未歸池水浮明月寒風送搗衣願織迴文錦因
君寄武威 又閨怨詩曰蕩子從遊宦思妾守房櫳塵鏡朝朝掩寒牀夜
夜空若非有懽悅何事久西東知人相望否淚盡夢啼中 又代舊姬有
怨詩曰寧爲萬里隔乍作死生離那堪眼前見故愛逐新移未展春花落
遽被涼風吹怨黛舒還歛啼紅拭復垂誰能巧爲賦黃金妾不貴 又別
詩曰昆明夜月光如練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動春心誰忍相思今
不見 又詩曰試看機上蛟龍錦還瞻庭裏合歡花映日通風影珠幔飄
花拂葉度金池不聞離人當重合唯悲合罷會成離 又詩曰門前楊柳
亂如絲直置佳人不持適言新作裂紈詩誰悟今成織素辭 又詩曰
日暮徙倚渭橋西正見流月與雲齊若使月光無近遠應照離人今暝啼

又詩曰別罷花枝不共攀別後書信不相關欲覓行人寄消息衣常潮水
暝應還 又詩曰三月桃花合面脂五月新油好煎澤莫復臨時不寄人
漫道江中無估客 梁武陵王蕭妃夜夢詩曰昨夜夢君歸賤妾下鳴機
極知意氣薄不着去時衣故言如夢裏賴得鴈書飛 梁范雲擬古詩曰
自君之出矣羅帳咽秋風思君如蔓草連延不可窮 梁王僧孺爲何遜
舊姬擬上山采靡蕪詩曰出戶望蘭薰寒簾正逢君歛容裁一訪新人詎
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笑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又爲姬人怨
詩曰自知心裏恨還向影中羞迴持昔慊慊變作今悠悠還君與妾扇歸
妾與君表絃斷猶可續心去最難留 又爲人傷近而不見詩曰羸女鳳
皇樓漢姬栢梁殿詎過仙將死音容不可見獨我一心人同鄉不異縣異
縣不成隔同鄉更脉脉脉脉如牛女幽幽寄一語 又作寵姬詩曰及君
高堂還值妾妍粧罷曲房寒錦帳迴廊步珠屣玉釵時可挂羅襦詎難解
再顧連城易一眄千金買 又詠姬人詩曰窈窕守容華但歌有情曲轉
眇非無以斜眉幸相屬不減許飛瓊 多勝劉璧玉何因送款款半飲杯中

一醪 梁蕭子顯春別詩曰翻鸞度鷺雙比翼楊柳千條共一色但看陌上
攜手歸誰能對此空中憶 又詩曰幽宮積草自芳菲黃鳥芳樹情相依
爭風竟日常聞響重花疊葉不通飛當知此時動妾思慙使罷袂拂臣衣
又詩曰銜悲攬涕別心知桃花李色任風吹本知人心不似樹何意人別
似花離 梁劉綏閨怨詩曰別後春池異荷盡欲生冰箱中剪刀冷臺上
面脂凝纖腰轉無力寒衣怨不勝 又秋閨詩曰樓上起秋風絕望秋閨
中燭溜花行滿香然奩欲空徒交兩行淚俱浮粧上紅 梁吳筠閨怨詩
曰胡笳屢悽斷征蓬未肯還妾坐江之介君戍小長安相去三千里參差
書信難四時無人見誰復重羅紉 又閨怨詩曰春草可攬結妾心正斷
絕綠鬢愁中改紅顏啼裏滅非獨淚如珠亦見珠成血願爲飛鵲鏡翩翩
照離別 又古意詩曰賤妾思不堪採桑渭城南帶滅連枝繡髮亂鳳皇
簪花舞依長薄鶯飛愛綠潭無由報君此流涕向春蚕 梁庾肩吾春宵
詩曰征人別來久年芳復臨牖燭下夜縫衣春寒偏著手願及歸飛鴈因
書向高柳 又冬曉詩曰鄰雞聲已傳愁人竟不眠月光侵曙後霜明落

曉前縈鬟起照鏡誰忍槩花鈿 梁劉孝綽春宵詩曰春宵猶自長春心
非一傷月帶園樓影風飄花樹香誰能對雙鸞暝守空牀 又冬曉詩
曰冬曉風正寒偏念客衣單臨粧罷鈿黛含淚翦綾紈寄語龍城下詎知
書信難 又古意詩曰燕趙多佳麗白日照紅粧蕩子十年別羅衣雙帶
長春樓怨難守玉階悲自傷對此歸飛鸞銜泥繞曲房老池入綺幕上下
傍雕梁故居猶尚多故人安可忘徒然枕枕席誰與同衣裳空使蘭膏夜
烟烟對繁霜 梁何遜閨怨詩曰曉河沒高棟斜月半空庭牕中度落葉
簾外隔飛螢含情下翠帳掩涕閉金屏 期今未反春草寒復青思君無
轉易何異北辰星 又詠倡婦詩曰暖暖高樓暮華燭帳前明羅帷雀釵
影寶瑟鳳鵝聲夜花枝上發新月霧中生誰念當牕牖相望獨盈盈 梁
費昶長門怨詩曰向夕千悲起百恨何嗟及愁思且歸床羅襦方掩泣絳
樹搖風軟黃鳥弄聲急金屋貯嬌時不言君不入 梁劉孝儀閨怨詩曰
本無金屋寵長作玉階悲一乖西北麗寧復城南期永巷愁無歇應門閉
有持空勞織素巧徒爲團扇詞匡牀終不共何由橫自私 梁劉孝威春

宵詩曰花開人不歸節暖衣須變迴釵挂反鐙拭淚繩春線今夜月輪圓
胡兵必應戰 又冬曉詩曰妾家邊洛城慣識曉鍾聲鍾聲猶未盡漢使
報應行天寒硯水凍心悲書不成 梁劉孝先春宵詩曰夜樓明月弦露
下百花鮮情多意不設啼罷未歸眠燉煌定若遠一信動經年 又冬曉
詩曰晨霞影翠帷思婦織霜絲經寒牽杼澁釵冷調校遲乍廢倡樓粉貪
赴遠人期 梁王筠閨情詩曰月出宵將半星流曉未央空閨易成響虛
室自生光嬌羞悅人夢猶言君在傍 又向曉閨情詩曰北斗行欲沒東
方稍已晞晨雞初下樓曉露上霑衣衾裯徒有設信誓果相違詎忍開朝
鏡羞恨掩空扉 又春遊詩曰叢蘭已飛蝶楊柳半藏鷗物色相煎蕩微
步出東家既同翡翠翼復如桃李花欲以千金笑迴君流水車 梁陸罩
詩曰自憐斷帶日偏恨分釵時留步惜餘影含意結愁眉徒知今異昔空
使怨成思欲以別離意獨向靡蕪悲 梁鮑泉寒閨詩曰行人消息斷空
閨靜復寒風急朝機燥鏡暗晚粧難從來腰自小衣帶就中寬 梁鄧鏗
閨怨詩曰暫別猶添恨何忍別經時藜桂頻銷菜庭樹幾攀枝君言妾貌

改妾畏君心移終須一相見併得兩心知 又月夜閨中詩曰閨中日已
暮樓上月初華樹陰綠砌上牕影向牀斜開屏為客書卷帳照垂花誰能
當此夕獨處類倡家 梁蕭子暉春宵詩曰夜夜妾偏栖百花含露低蟲
聲繞春岸月色思空閨倩語長安驛辛苦寄遼西 又冬曉詩曰步欄光
欲通曙鳥向西東燭滅傳餘氣惟香開曉風繁花無處盡還銷寒鏡中
梁劉邈秋閨詩曰螢飛綺牕外妾思霍將軍燈前量獸錦簷下織花紋墜
露如輕雨長河似薄雲秋還百種事衣成不暇熏 梁蕭子雲春思詩曰
春風蕩羅帳餘花落鏡奩池荷正卷葉庭柳復垂簷竹栢君自改團扇妾
方嫌詎能憐故素終為泣新縑 梁何思澄古意詩曰故交不可忘猶如
蘭桂芳新知雖可悅不異茱萸香妾有鳳皇曲非無陌上桑薦君君不御
抱瑟自悲涼 梁朱越賦得蕩子行未歸詩曰坐樓愁出望息意不思春
無柰園中柳寒時已報人捉梳羞理鬢挑朱懶向唇何當上路晚風吹還
荷塵 陳陰鏗南征閨怨詩曰湘水舊言深征客理難尋獨愁無處道長
不自禁作人憎解佩從來懶聽音唯當有夜鵲南飛似妾心 又秋閨

怨詩曰獨眠雖已慣秋來只自愁火籠恒暖脚行障鎮牀頭眉含黛俱歛
俱將粉共流誰能無限別唯守一空樓 陳李爽山家閨怨詩曰山中多
早梅荆扉達曙開竹巾君自折荷衣誰為裁行雲無處所人住在陽臺
陳張正見山家閨怨詩曰王孫春好遊雲鬢不勝愁離鴻暫罷曲別路已
經秋山中桂花晚勿為俗人留 又賦得佳期竟不歸詩曰良人萬里向
河源倡婦三秋思柳園路遠寄詩空織錦宵長夢反欲驚魂飛蛾屢繞惟
前燭衰草還侵階上玉銜啼拂鏡不成粧促柱繁絃還亂曲時忒年移竟
不歸偏憎信急夜縫衣流螢映月明空帳踈葉從風入斷機自對孤鸞向
影絕終無一鴈帶書飛 陳徐湛賦得班去趙姬升詩曰班姬與飛燕俱
侍漢王宮不意思情歇偏將衰草同香飛金輦外苔上玉階中今日悲團
扇非是為秋風 隋江惣賦得空閨怨詩曰蕩妻怨獨守盧姬傷獨居瑟
上調絃落機中織素餘自羞淚無燥翻覺夢成虛復嗟長信閣寂寂往來
踈 又為姬人怨服散詩曰天寒海水慣相知空牀明月不相宜庭中芳
桂憔悴菜井上踈桐零落枝寒燈作花羞夜短霜鴈多情怕結伴非為隴

水望秦川直置思君腸自斷薄命夫聳好神仙逆愁高飛向紫煙金丹欲
成猶百鍊玉酒新熟幾千年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念仙童一丸藥自悲行
處綠苔生何悟啼多紅粉落莫輕小婦狎春風羅襪也得步河宮雲車欲
駕應相待羽衣未去幸須同不學蕭史還樓上會逐姮娥戲月中 又聞
怨詩曰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白雪綺窓前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
空然屏風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遼西水凍春應少薊北鴻來路
幾千願君關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 又詩曰蜘蛛作絲滿帳中芳
草結菜當行路紅臉脉脉一生啼黃鳥飛飛有時度故人雖故昔經新新
人雖新復應故 **賦** 梁元帝蕩婦秋思賦曰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
憐登樓一望唯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
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隻翼秋
何月而不背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霜
封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
騷騷而渡河妾怨迴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

亂心慄愁而轉歎愁縈翠眉歛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
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梁江淹倡婦
自悲賦曰日自趙東來舞漢宮瑤席金陳桂枝嬌春素壁翠樓明月徒秋
歌聲忽散倡人復愁君王更衣露色未晞侍青鑿以雲徒夾丹輦以霞飛
願南山之無隙指壽陵以同歸俄而綠衣坐奮白華卧進胥骨不憐抵金
誰恡九重以閉高門自蕪青苔積兮銀閣澁網羅生兮玉梯虛度九冬而
廓處經十秋而分居傷營魄之已盡畏松柏之無餘去栢梁以掩袂出桂
柱而歛眉視朱殿以再暮撫巔華而一疑 周庾信蕩子賦曰蕩子辛苦
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隴水恒冰合關山唯明月况復空牀起怨倡婦
生離紗牖獨掩羅帳長垂新箏不弄長笛羞吹常年桂苑昔日蘭闥羅敷
惣髮弄玉初笄新歌子夜舊舞前溪別後關情無復情離前明鏡不須明
合歡無信寄迴紋織未成遊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前日漢使
著章臺聞道夫望定應迴手中還欲燥愁眉即剩開逆想行人至迎前含
笑來 **書** 後漢秦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僂俛當去

子學云馬校云
字不似例字
作類是

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
惓惓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
今遣車往想必自力 秦嘉妻徐淑荅書曰知屈珪璋應奉藏使策名
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
願東還迫疾惟宜抱歉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莊已辨發邁在近
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
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
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
恩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
下之珍妙得無日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反甚
失所望兼叙遠別恨恨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
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
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 妻又
報嘉書曰既惠音令兼賜諸物厚顧慇懃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

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
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喻
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
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
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梁何遜爲衡山侯與婦書曰昔人邀遊洛汭
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離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惺裏餘香從風
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鑿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
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
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爲喻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
慰其杼軸 周東信爲上黃侯世子與婦書曰昔仙人道引尚刻三秋神
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
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啻啼擲外
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潮
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 陳伏知道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日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嬈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
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盡愁對離粧猶聞徒佩
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憶異迥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幔
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燠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
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
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
夢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窓獨坐姮娥笑人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三

人部十七

寵幸

遊俠

報恩

報讐

盟

寵幸

左傳曰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
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容汝焉既葬出奔鄭又寵於厲公
又曰公子佗有白馬四宋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佗
怒使其從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韓子曰彌子瑕有寵
於衛國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則子瑕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
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
桃而甘以其餘獻君君曰愛我忘其口啖寡人 戰國策曰楚王游雲夢
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若雲蜺兕虎之嘯若雷霆有狂兕依輪而
王親扞弓而射之一發而殪王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
千秋之後誰與同樂此矣安陵君纏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席出則陪
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臣願以身抵黃泉驅螻蟻又何得此樂而樂之大

王悅而封纏為安陵君 又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舩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為泣曰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所得魚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滅族 漢書曰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時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鵝鷄具帶傅脂粉皆閔藉之屬也 又曰鄧通為黃頭郎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助之及顧其衣裳後穿寐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甚悅尊異之通亦願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又曰韓嫣武帝為膠東王時與上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聰惠士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賞賜擬鄧通常與上共卧起 又曰李延年歌為變聲是時欲造樂令司馬相如

等作詩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聲曲由是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上與之臥起其愛幸將韓嫣同 又曰金日磾子賞建二人皆愛幸為武帝弄兒常在旁昭帝時日磾兩子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都尉建為駙馬都尉 又曰張放鴻嘉中宣帝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遊宴放以公主子曰數得幸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故以上臥起寵愛殊絕 又曰董賢為郎傳漏正殿下賢為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由是始幸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常與上臥起晝寢偏藉上衣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愛恩至此 魏志曰孔挂性便妍曉博奕踰鞠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挂察太祖意歡樂因言吹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又多饋遺挂由此侯服王食太祖既愛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 又曹毗曹肇傳曰肇纂明帝寵愛之寢止恒同當與帝戲睹衣物

有不獲輒入御帳服之徑出其見親寵類此也 俗說曰相玄寵丁期朝賢論事賓客聚集恒在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爲非玄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詩** 魏阮籍詩曰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天桃李華灼灼有輝光悅澤若九春罄折似秋霜流眄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 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奕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蹟齒齒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雲流烟轉側綺靡顧眄便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梁吳筠詠少年詩曰董生唯巧笑子都信美目百萬市一言千金買相逐不道參差采誰論窈窕淑願君捧繡被來就越人宿 梁劉遵繁華詩曰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蓂鮮膚勝粉白睜臉若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鉤蓮葉東腕動飄香麝衣輕任好風幸承拂枕選得奉畫堂中本知傷輕薄含辭羞自通翦袖恩雖重殘桃愛不終蛾眉詎誰嫉新姬近入 **官論** 梁沈約宋書恩幸傳序論曰夫人君南向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福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得無可憚之姿有易

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才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見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缺鎖創痍構於林第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及太宗晚運屢經盛衰權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未竊國權構造異同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柞夙傾實由於此嗚呼哀哉

遊俠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民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貨無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大矣而中之俠客曰虞氏福樂之日久矣常徒屬而滅其家 史記曰穽成抵罪得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

數年甚至千金為任俠其役民重於郡守 淮南子曰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止之不聽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及謂其子曰汝數止吾俠今有難皆賴而身免汝諫不可用也 戰國策曰韓僂嚴遂事於君二人相害嚴遂正議直指舉韓僂之過拔劍趨之嚴遂懼誅亡去求人可以報韓僂者至齊陰交聶政以意厚之政毋死既葬除服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之屬而嚴仲子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舉金為親壽是深知政也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子者徒以親在今親已亡仲子所欲報者為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僂政遂獨行仗劍至韓直入刺僂僂走而抱哀侯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 漢書曰戰國合縱連衡力政爭彊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吠無不賓禮而談者以四豪而稱首 又曰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僅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

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也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廢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 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謹恭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少年多待之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布以信聞關中 又鄭當時為任俠自喜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天下有名之士也 又曰丞相公孫賀子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獲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安世從獄中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當道埋偶人

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父子死獄中。又曰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權貴勢在已右者必陵之在左者愈貧賤尤益禮敬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以此多歸之。又曰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天下騷動大將得之若一敵國劇孟行大類朱家及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又曰郭解河內軹人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精悍不飲酒所殺甚衆以軀借友報仇自喜爲俠解姊子見殺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放其賊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又曰萬章與中書令石顯相善顯坐專權擅勢免官故郡留其牀席器物直數百萬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章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以安也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福耶諸公以名其客各有所厚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懽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

馮校亦濟
非作善

見親敬衆以是服之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也君卿之脣舌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聞聖歌之曰五侯治喪妻君卿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欲候護其主簿諫曰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又住移時。魏志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遊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詩晉張舉俠曲曰俠客樂險幽築室窮山陰棲遲熊羆穴容與虎豹林雄兒任氣候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駟市傍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騰起如電激迴旋如流光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沒身心不懲勇氣如四方。又游俠篇曰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明食客三千餘門下稱豪英遊說朝夕至辯士自縱橫孟嘗東出關濟身由雞鳴信陵西反魏秦人開濟疆趙勝南盟楚乃與毛遂行黃歇北適秦太子還入荆。宋土僧達依古詩曰少年好馳俠宦遊關原既踐經古迹聊平與亡言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宋鮑照擬古詩曰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羶帶佩雙鞬象弧挿雕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

宗缺

宗本作羊

石君卿是此
王氏方感言
客及門五侯
兄弟爭

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日 又擬古詩曰日晏罷朝歸與馬塞衢路宗
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懼 梁元帝劉生詩曰任
俠有劉生然諾重西京扶風好驚坐長安恒借名榴花聊夜飲竹葉解朝
醒結交李都尉遨遊佳麗城 梁吳筠詩曰結客少年歸翩翩駿馬肥報
思殺人竟賢君賜錦衣握蘭登建禮拖玉入含暉顧看草玄者功名終自
微 又古意詩曰西都盛冠蓋九達塵霧塞中有惡少年伎能專自得玉
鞭蓮花細金苜流星勒即爲路傍人寫鞞長楸北 梁王僧孺詩曰青絲
控燕馬紫艾飾吳刀朝風吹錦帶落日映珠袍陸離關右客照耀山西豪
雖非學詭遇終是任逢遭人生會有死得處如鴻毛寧能偶雞鷲寂寂隱
蓬蒿 梁何遜擬輕薄篇曰城東美少年重身輕萬億拓彈隨珠丸白馬
黃金飾長安九達上青槐陰道植較擊晨已喧肩摩暗不息走狗通西望
牽牛直南直相期百戲傷去來三市側象牀香繡被玉盤傳綺食 周王
褒遊俠篇曰京洛出名謳豪俠競交遊河南朝四姓關西謁五侯鬪雞橫
大道走馬出長楸桑陰徙將夕槐路轉淹留 周庾信詩曰俠客重連錢

金鞍被桂條細塵障路起驚花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驕歸鞍畏
日晚爭路上河橋 陳沈炯長安少年詩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
玉裝腦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鸞寶劍似舒蓮去來新市側遨遊大道
邊 陳陰鏗西遊咸陽中詩曰上林春色滿咸陽遊俠多城斗疑連漢橋
星像跨河影裏看飛轂塵前聽遠珂還家何意晚無處不經過 陳楊綰
俠客控絕影詩曰青門小苑物華新花開鳥弄會芳春仙掌層臺浮麗日
長楸廣路起紅塵園中追尋桃李徑陌上逢迎遊俠人游俠英名馳上國
人馬意氣俱相得白玉鹿盧秋水劍青絲宛轉黃金勒復有魚目並龍文
躡影追風本絕羣影入吳門疑曳練形來西北似浮雲寄語幽并馳射客
未肯推名侍借君

報恩

毛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又曰無言不訓
無德不報 左傳曰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
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

曰疾病則亂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予是以報 晏子曰晏子以粟金遺北郭騷騷辭金受粟有聞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遂造公廷曰晏子天下之賢去齊齊國必侵不若先死乃自殺公自追晏子及郊而反之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失右服馬公自往求焉見野人方食之於岐山之陽穆公笑曰食駮馬肉不飲酒予恐傷汝也遂徧飲而去及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晉梁由靡已扣穆公左驂嘗食馬肉三百餘人疾闔車下遂大尅晉及獲晉惠公以歸 又曰簡子有兩白驢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簡病也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驢之肝則止不得則死請入通董女齋御於側簡子殺白驢取其肝以予陽城胥渠無何趙與兵而攻翟廣門之官七百人皆先登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人舉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餽臣父

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椀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二人 史記曰爰盎為吳相時有從吏嘗盜爰盎侍兒盜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吏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盎驅自追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吏及爰盎使吳見守從吏適為校司馬守盎夜引爰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謝之而去 又曰項王使說韓信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日飲不絕纓者不權君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王隱忍不曝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滿敵久矣遂平晉君 漢書曰張蒼秦時為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身大肥白如瓠王陵乃言沛公救勿斬以為常山相蒼德王陵及

貴父事陵陵死蒼爲丞相洗浴常光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又曰
蓋寬饒爲衛司馬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
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恩及歲終交代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更
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 吳越春秋曰伍
子胥伐楚還過溧陽瀨水之上長歎息曰吾常飢於此乞食而殺一婦人
將欲報之百金不知其家遂投金瀨水之中而去 三輔決錄曰高陵龐
勃爲郡小吏東平衡農爲書生窮乏容銀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酬直過
常農曰爲馮翊乃相報別七八年累爲馮翊勃爲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召
問乃悟遂舉勃 魏略曰楊沛爲新鄭長課民蓄桑椹營豆積浸得千餘
斛太祖西迎天子軍無糧沛乃進乾椹後爲鄴令賜其生口十六人絹五
百疋以報乾椹也 魏志曰太祖平幽州召孫禮司空軍謀掾初荒亂時
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 華陽國志曰曹
公察關羽不安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
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報公公聞而義之顏良攻東郡太守

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 貞良麾策馬刺於萬衆中斬其首盡
封其物稱書告辭而歸先主 賦 亦謝眺酬德賦曰右衛沈侯眷予以國
士四年忝役朱方見贈以詩詩不一公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故穰之酬德
賦云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驚而一息輕蓋靡於駿奔玉衡勞於撫翼嗟
歲晏之渺歡曾陰默以悽惻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在已波知已之爲
深信懷之其何已君奉筆於帝儲戎戎曳裾於皇穆籍風雲之光景申遊好
於蘭菊結德言而爲佩帶芳猷而爲服予窘跡以多悔媿離厄而獨處君
紆組於名邦貽話言於川渚爾要戰於戎禁我拂劍於郎闈願同車以日
夜誠望昏而掩扉時遊般以未極春落景之徂暉苦清顏之倏忽怙歡賞
之多違 書 漢谷永謝王鳳書曰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將軍悅其狂言
擢之皂衣之吏廁之賓朋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相晉
文用士篤密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
齊容隕首公門以報恩於智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

報讐

禮記曰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 又曰居父母之讐寢苦枕由不仕不與共國遇諸市不反兵而鬪 左傳曰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鄆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釐婦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齊師夜緹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齊師入紀 又曰吳伐越越王勾踐御之陳于檣李闔廬傷將拍還卒於陘夫差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越絕書曰子胥入吳闔廬將爲之報讎其後荆將軍伐蔡使子胥伐荆十五戰十五勝子胥操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以此報子 戰國策曰豫讓欲爲智伯報讎趙襄子當出豫讓伏劍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必是讓也求之果是數之曰子不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爲報讎反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何報讎深也荅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襄子曰爲智伯名旣成寡人赦子亦已荅曰君前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乃使使持衣與

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死 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睚報仇乃爲書遺平原君曰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十日之飲平原君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曰范君之仇在君家願使人歸取頭來平原君曰不在臣所昭王乃令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魏齊夜亡 東觀漢記曰海曲有呂毋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毋家素富豐資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貴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毋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報怨爾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毋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 又曰郅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候子張視惲慙歎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惲即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 又曰趙喜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喜常思欲報之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吳書曰甘寧殺陵統父孫權

命不得讎之嘗與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楯以身分之 列女傳曰緱氏女玉爲父報讎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申徒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減死論 又曰龐涓母者趙氏女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時病物故讎乃喜以爲莫已報娥乃潛備刀兵以候讐家十餘年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 又曰衛義姬者其夫有先人之讐讐家來報聳避之仇家得義姬問聳所在乃積薪燎之遂不言而燒死 又曰潁川公孫氏女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河與母俱亡母先見得仇人事欲甘心河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安足殘戮以塞忿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仇遂殺之而捨其母 又京師節女者本夫有仇仇家欲報其夫乃劫其妻父使要其女中間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女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曰諾因日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臥則是矣仇家果

至斷其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以爲義遂釋其夫 會稽卞錄曰董黯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小不孝子疾黯母肥常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塚前以祭晉中興書曰桓温父被害時温年十五枕戈泣血經年乃提刀直進手刃仇人 **詔** 魏文帝詔曰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橫殺鄆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下詔使不得相讐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富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宿有仇怨者皆不得相讐 **教** 梁簡文帝甄異張景願復讐教曰夫理感禽魚道均荆棘亦有鄉因行改江以孝移張景願自縛到郡稱其父爲韋法所殺今於公田渚斬法級祭墓訖束身歸家昔沂澤撫劍河南執戟遠符古義實足可嘉防廣刃讐赦其桎梏之罪丁蘭雪耻擢以大夫之位

盟

周官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盟萬民之犯命者誚其不信

者有獄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供其牲而致焉 尚書曰惟十三年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酒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方百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又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不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竒技淫巧以悅婦人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左傳曰晉侯獻楚俘于王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又曰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屯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

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自今日以往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而後不貳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鄭人平潘廕入盟子良出質 又曰楚師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 又曰諸侯伐鄭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簡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墜命亡氏踣其國家 史記曰吳起東遊出衛郭門與其母別齧指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 漢書曰高后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淮南子曰胡人彈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也越人契臂 中國啣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 晉中興書曰中宗以祖逖爲前鋒都

督徑北渡江中流誓曰祖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 又曰吳王
 孫權與蜀盟文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
 於曹操九州輻裂普天無繼及曹子丕偷取天位而殺么麼尋亦凶逆昔
 兵工亂蒙而高辛行師三苗千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敵擒其徒黨非漢
 與吳將復誰在建大事必先盟誓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列境宜立
 盟約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既盟之後勦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
 災共慶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有渝此盟創禍先亂俾
 墜其師無克祚國 **文** 晉劉琨與段匹磾盟文曰天不靜晉難集上邦四
 方豪傑是焉扇動乃憑陵于諸夏俾天子播越震蕩罔有攸厓二虜交侵
 區夏將泯神人之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於鋒鏑骸骨
 曝於草莽千里無烟火之廬列城有兵曠之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
 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叨切台岳臣 碑世効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類猾
 夏王旅殞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序同
 好者莫不臨之以神明結之盟誓故齊桓會於邵陵而羣后加恭晉文盟

於踐土而諸侯茲順如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迥遼是以敢干先典
 刑牲歃血自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以翦夷二寇有加難於琨碑必
 救加難於碑琨亦如之繾綣齊契披布曾懷書功金石藏于王府有渝此
 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遺育 晉庾闡為郟車騎討蘇峻盟文曰賊
 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稱兵攻宮焚掠宗
 廟遂乃制脅幼主有無君之心大行皇太后以憂厄崩殂殘害忠良禍虐
 於民窮凶極累毒流四海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
 元惡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烈士志在死國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共
 翦醜類殞首喪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無望偷安當令生者不食今誓
 死者無媿黃泉 晉王羲之為會稽內史稱疾去郡於父墓前自誓文曰
 羲之不天夙遭閔凶遂因人乏蒙國寵榮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
 亡無日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於今日稽顙歸誠自今之
 後敢渝變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
 覆載也名教所不得容也信誓之誠有如皎日 陳沈炯為陳武帝與王

僧辯盟文曰侯景戎羯小醜逆天無狀背我恩義破我國家毒我生民改
移我廟社誅鋤我郡縣割裂我宗姻我高祖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北
庶亭育萬民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授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
榮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厥朝庭剝肝斲趾不厭其快高祖菜食卑
宮春秋九十屈意凝威憤終寇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不守鴻名於景何
有復加忍毒豈有率土之濱忍聞此痛僧辨等荷相國湘東王泣血銜冤
之寄摩頂至踵之恩能不瀝膽抽腸共誅姦逆叶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
凶豎尊奉湘東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若一相欺負一相違戾天地宗廟
是譴是詰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三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四

人部十八 懷舊 哀傷

懷舊

尚書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毛詩曰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

厚 左傳曰鄭子太叔卒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

言事具言 語篇 論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漢書曰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

召故人父老酒酣自擊筑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

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魂魄猶思樂沛與父老諸母故鄉人樂飲

極歡道舊故爲笑樂 又曰朱邑惇篤於故舊性公平不可交私 新序

曰延陵季子使過徐徐君心欲得其寶劍弗忍言季子心許之而未及與

及還而徐君已薨乃脫寶劍懸於墓樹徐人竒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

脫千金之劍挂丘樹 東觀漢記曰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

到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皇甫謐高士傳曰徐稚仁讓聞於天下黃瓊辟

公府不詣及瓊薨稚負笈徒步三千餘里到瓊墓致辭 嵇康高士傳曰

商容有疾老子問之容曰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詩梁沈約懷舊詩曰元長秉奇調弱冠慕前蹤眷言懷祖武一篲望

成峯塗難行易跌命舛志難逢折風落迅羽流恨滿青松傷王又詩曰吏

部信才傑文鋒振音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

往尺璧爾何究一旦同丘壤傷謝又詩曰左率馥時譽秀出冠朋僚聳茲

千仞氣依此百尋條蘊藉含文雅散朗溢風颺楸櫟今已合容範尚昭昭

傷庾又詩曰長史體閑任坦蕩無外求持身非詭遇應物有虛舟心從朋

好盡形為歡宴留歡宴未終畢零落委山丘傷王又詩曰東南既擅美洛

陽復稱才攜手同歡宴比跡共追陪事隨短秀落言歸長夜臺傷虞又詩

曰少府懷貞節忘軀濟所奉吏道勤不息繁文長自擁既闕優孟歌身沒

誰為寵傷李又詩曰韋愛識前載博物備戎華稅駢止營校淪跡委泥沙

如知庸聽局方悟大音賒傷韋又詩曰處和無近累天然有勝質蕭索負

高情耿介懷私實義責良為重蘭摧非所恤一罷平生言寧知攜手日傷

又詩曰豫州懷風範綽然標雅度處約志不渝接廣情無忤頡頏事刀

筆紛紛迤朱素美志同山河浮年迫朝露傷胡賦西晉向秀思舊賦曰

予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康意遠而踈呂安心曠

而放其後各以事犯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

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

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將命適於遠京遂旋返而北徂濟黃河以沈

舟經山陽之舊居踐二子之遺迹歷窮巷之空廬惟古昔以懷念心徘徊

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歎黃犬之長吟悼

嵇主之永辭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際會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

慨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而將邁遂援翰而寫心 晉潘岳懷舊賦曰予

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

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予尋役于外不立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

今而經焉慨然懷舊乃作賦曰仰晞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大室旁眺高丘

東武託焉建瑩啓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予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

石予以國士眷予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諧老

庶報德之有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闕其無人陳茲被于堂除舊圃化而
為薪步庭廡以徘徊流涕泣而霑巾 **銘** 周庾信思舊銘曰歲次攝提星
居鶉首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
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
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無假窮秋于時悲矣況復魚飛武
庫豫有棄甲之徵鳥伏狄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亡庚辰楚滅原隰載
馳轅轅長往甲裳失矣餘皇棄焉河流酸棗杞梓與檣櫓俱沉海淺蓬萊
魚鼈共蛟龍並盡燃香復道詎歛冤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
秋形殊而並悴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幕府昔開俊賢翹首為羈終
歲門人謝焉及乎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永別郊門潁川賓客遙
悲松路嵇叔夜之山廬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王孫葬地方
為長樂之宮列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
然心日美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鳴琴在操終念華亭之鶴重為此別嗚
呼其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瓶罄壘耻芝焚蕙歎所冀鍾沉德水望出風
雲劍沒豐城氣連牛斗泯然思舊乃作銘云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駸駸
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反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卿故縣慶封餘
邑萬里傷魂修門詎入城連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反葬無從徒留送
鴈空靡長松疇昔隆貴慘舒語嘿託情嵇琴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温且
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鬱鬱流寓于秦山陽相送惟餘故人孀機釐
緯獨鶴孤鸞閨深夜靜風月俱寒生平已矣懷故何期匣中絃斷隣人笛
悲昔為幕府今成德帷 **序** 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守琅臺東探禹
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說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山命儔嘯
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髦俊陰真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
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郡公為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
伏熊廻駟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
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
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哀傷

毛詩曰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
又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左傳曰魯襄仲殺公子惡及視而立宣公夫
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
之哀姜 又晉不哀五呂喪而滅吾同姓 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
而民哀 又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而民說 又曰孔子
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使子貢問之對曰昔吾舅死於虎
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又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 又曰傷哉貧
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爲禮 又曰孔子過衛遇舊館人之喪夫子入哭之
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 論語曰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家語曰閔
子騫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孔子曰君子也哀未
盡能斷之以禮 事具品 藝篇 焦贛易林曰秋風生哀華落悲心 說苑曰鮑叔死
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列子曰燕人生長於

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
容指社曰此君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廬乃潸然而泣
指壠曰此君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 文子曰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
皆哀 吳志曰呂岱親愛徐原原性忠壯好直言及原死哭之甚哀曰益
友不幸岱復何聞乎 王隱晉書曰庾袞兄子孤卒袞旣哀其孤又痛其
成人而未娶撫柩而號每哭聽者皆泣人不哀其喪感其哀也 又曰阮
藉鄰家女未嫁而死籍往哭之甚哀 俗說曰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
失心病 琴操曰孔子遊於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目
傷故哀爾 沈約宋書曰世祖與羣臣至寵姬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
等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涕泗交橫上甚悅以爲豫
州刺史上又令羊志哭志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
志荅曰我亦日自哭亡妾耳 秦川記曰隴西郡有隴山山東人升此而
顧瞻者莫不悲思哀傷 **詩** 魏文帝寡婦詩曰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
孤寡爲作此詩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萋萋候鴈叫兮雲中歸鷺翻兮

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顏守長夜兮思昔竟一夕兮九乖悵延
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迴徒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栖願從君兮終沒
愁何可兮心懷 魏阮瑀七哀詩曰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
過身體爲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竟靡所能嘉穀
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又詩曰臨川多悲風秋
日苦清涼客子易爲戚感此用哀傷攬衣又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
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難可忘 魏
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家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戚
對我悲朋友追相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岍迴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又詩曰荆蠻非我鄉何人久滯滯方舟溯大
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獨夜
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 晉張載七哀詩曰秋風
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朱光馳北陸浮景想西沈
願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蕭蕭尚桐枝翩翩孤栖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

蚓吟哀人易感傷覽物增悲心

晉潘岳關中詩曰哀此黎元無罪無辜

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晉民化爲伙俾 又哀詩

曰漼如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雨絕有歸雲葉落何連山時氣冒崗嶺長風

鼓松柏堂虛聞鳥聲室暗知日夕晝愁奄逮昏夜思忽終昔展轉獨悲窮

泣下霑枕席人居天地間飄若遠行客先後詎能幾誰能斲金石 又悼

亾詩曰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

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

枕席長篔簹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霑曾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

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 又悼亡詩曰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

窮泉重壤永幽隔望庸思其人入室想所歷惟屏無髮髮翰墨有餘跡流

芳未及歇遺桂猶在壁悵脫如或存迴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

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隔 又思子詩曰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虛盈奈

何念稚子懷竒隕幼齡追想存髮髮感道傷中情一往何時還千載不復

生 宋顏延之除弟服詩曰徂沒離二秋淹泣備三冬往辰緬難紀來筭

忽易窮升沒奄暮晦灑掃易禮容編衣變余體長逝歸爾躬 又辭難潮
溝詩曰徘徊春郊旬俛仰引單襟一塗苟不豫百慮畢來侵永懷交在昔
有願僣言瑟琴寫言勞者事將用慰亡簪 齊謝朓銅爵臺妓詩曰總帷飄
井幹尊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跡嬋媛空復情玉
坐猶寂寞况乃妾 輕 梁簡文帝傷美人詩曰昔聞倡女別蕩子無歸
期今似陳王嘆流風難重思翠帶留餘結苔階沒故基圖形更非是夢見
反成疑燠鑪含好氣庭樹吐華滋香燒日有歇花落無還時 梁任昉哭
范僕射詩曰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禎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已矣平
生事詠歌盈篋竒兼復相朝諱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梁沈約蕭丞相弟詣世子車中作詩曰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貴賤猶
如此况乃曲池平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容位紫苔生唯
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梁蕭子範入元襄王第詩曰伏軾窺東苑收淚
下王橋昔時方轂處於今共寂寥夾池猶曷裊仙榭尚迢迢一同西靡柏
徒思芳樹蕭 梁王筠和蕭子範入元襄王第詩曰昔入睢陽苑連步風

雲今遊故臺處回望闕無人皓壁留餘篆蕙圃有餘芬行人皆隕涕何獨
孟嘗君 梁吳筠傷友詩曰可憐桂樹枝懷芳君不知摧折寒山裏遂死
無人窺 梁何遜行經范僕射故宅詩曰旅葵應蔓井荒藤已上扉寂寂
空郊暮無復車馬歸澌澌故池水蒼茫落日暉閒寂今如此行客盡霑衣
又銅爵臺妓詩曰秋風木葉落蕭瑟絃管清望陵歌對酒向帳舞空城寂
寂檐宇曠飄飄帷幔輕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 梁劉孝綽銅爵臺妓
詩曰爵臺三五日歌吹似佳期定對西陵晚松風飄素帷危絃斷更接心
傷於此時何言留客袂翻掩望陵悲 梁庾肩吾亂後經吳郵亭詩曰郵
亭一迴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即吳門獯戎鞭伊洛雜種亂輶
轅輦道同關塞王城似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禮國猶存殷牖爰雖蹟堯城
吏轉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憑七廟略誓雪五陵冤人事今如此
天道共誰論 周庾信傷周處士詩曰冥漠爾遊岱悽涼予向秦雖言異
生死同是不歸人悵然張仲蔚悲哉鄭子真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遂
令從渭水投釣往江濱 周王褒送觀寧侯葬詩曰丹旌書空位素帳設

虛樽楚琴南操絕韓書舊說存西靡傷新樹東陵惜故園自憐悲谷影彌
念玉關門餘暉天盡未夕霧起山根平原看獨樹臯亭望列村寂寥還蓋
靖茫茫歸路昏挽鐸已流唱童歌行自喧春言千載後誰將遊九原 又
送劉中書葬詩曰昔別傷南浦今歸去北邙書生空託夢久客每思鄉塞
近邊雲黑塵昏野日黃陵谷俄遷變松栢易荒涼題銘無復迹何處驗龜
長 陳沈炯望郢州城詩曰魂兮何處反非死復非仙坐柯如昨日石台
未淹年歷陽頓成浦東海果爲田空憶扶風詠誰見硯山傳世變才良改
時移民物遷悲哉孫驃騎悠悠哭彼天 又長安還至方山愴然自傷詩
曰秦軍坑趙卒遂有一人生雖還舊鄉里危心曾未平淮源比桐栢方山
似削成猶疑屯虜騎尚畏值胡兵空村餘拱木廢邑有頽城舊識莫不盡
新知皆異名百年三萬日處處此傷情 陳陰鏗和樊晉陵傷妾詩曰盡
梁朝日盡芳樹落花辭忽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網多
絲戶餘雙入鷺牀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何見反魂時 陳張正見銅爵
臺詩曰荒涼銅爵晚搖落墓田通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人踞瑤席冷

曲罷總惟空可惜年將淚俱盡望陵中 隋江總奉和東宮經故妃舊殿
詩曰故殿看看冷空階步步悲猶憶窺窻處還如解珮時苔生無意早鷺
入有言遲若令歸就月照見不須疑 又傷顧野王詩曰獨酌一樽酒高
詠七哀詩何言蒿里別非復竹林期階荒鄭公草戶閒董生帷人隨暮槿
落客共晚鶯悲年髮兩如此傷心獨幾時 又和張源傷往詩曰小婦當
鑪夜夫聳凱師年正歌千里曲翻入九重泉機中未斷素瑟上本留絃空
帳臨窓掩孤燈向壁燃還悲塞壘曙松短未生煙 賦 漢武帝李夫人賦
曰飾新宮以延佇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處隱隱而懷傷釋輿馬
於山椒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憊以悽戾桂枝落而消亾神恍恍以遙思精
浮遊而出疆託沉陰以曠久惜繁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逮惟要妙而相
侔 後漢蘇順歎懷賦曰悲終風之隕釋條枝梢以摧傷桂敷榮而方盛
遭暮冬之隆霜華菲菲之將實中天零而消亾童烏濬其明哲悲何壽之
不將嗟劉生之若茲奄彌留而永喪 魏文帝悼天賦曰族弟文仲亡時
年十一母氏傷其天逝追悼無已予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氣紆結以填

留不知涕之縱橫時徘徊於舊處覩靈衣之在牀感遺物之如故痛爾身
之獨亡愁端坐而無聊心感感而不寧步廣廈而踟躕覽萱草於中庭悲
風蕭其夜起秋氣愔以厲情仰瞻天而太息聞別鳥之哀鳴 又寡婦賦
曰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斯賦惟生民
兮艱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俛
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逝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
漫微霜墮兮集庭鸞雀飛兮我前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冰
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 又感物賦曰喪亂以來天
下城郭丘墟惟從太僕君宅尚在南征荊州還過鄉里舍焉乃種諸蔗于
中庭涉夏歷秋先盛後衰悟興廢之無常慨然永歎乃作斯賦伊陽春之
散節悟乾坤之交靈瞻玄雲之鬱鬱仰沉陰之杳冥降甘雨之豐霈垂長
溜之泠泠掘中堂而爲圃植諸蔗于前庭涉炎夏而旣盛迄凜秋而將衰
豈在斯之獨然信人物其有之 魏陳王曹植慰子賦曰彼凡人之相親
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床帷而

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晝晚而旣沒月代照而舒光仰列
星以至晨衣露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 魏高貴鄉公
傷菟賦曰上師東征宗正曹並以宗室材能兼侍中從行到頃得疾數日
亡意甚傷之爲作此賦宗臣充于常伯體材藝而中良何旻天之不怙違
暴疾而隕亡惟厥疾之初發老常疾之輕微未驚日而沉篤氣惛悒而好
衰歧鵠騁技而弗救豈藥石之能追精菟忽已消散神眇眇而長違 魏
王粲傷天賦曰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天而
夙泯物雖存而人二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懇求菟
神之形影荒幽冥而弗迂淹佞徇以想像心彌結而紆縈晝忽忽其若昏
夜炯炯而至明 又思友賦曰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遊目於
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旣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
石然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泱綠草兮羅生超長
路兮逶迤實舊人兮所經身旣逝兮幽翳魂眇眇兮藏形 又寡婦賦曰
闔門兮却掃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怜

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以敷榮感傾葉兮落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
不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爲登空牀兮下幃涕流
連兮交頸心惓結兮增悲 魏丁廙妻寡婦賦曰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
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何
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迤榮華曄其始歲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却
掃魂孤莞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幃含慘悴以何訴抱弱子
以自慰時翳翳以東陰日疊疊以西墜雞斂翼以登樓雀分散以赴肆還
空牀以下帷拂衾褥以安寐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沒之異
路終窈漠而不至時荏苒而不留將遷靈以大行駕龍輻於門側設祖祭
於前廊彼生離其猶難矧永絕而不傷自銜恤而在疚履冰冬之四節風
蕭蕭而增勁寒凜凜而彌切霜悽悽而夜降水濂濂而晨結瞻靈宇之空
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嗚呼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騏
之過櫛計先後其何幾亦同歸乎幽冥 晉陸機歎逝賦曰昔每聞長者
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曾共遊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以是

思哀哀可知矣賦曰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
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
父長痛靈根之夙殞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隕瘁愍城闕之丘荒親彌
懿其已逝交何感而不亡彌年時之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旣盡
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栢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
異瀾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迫迮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 又
愍思賦曰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
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慘惻之感時方至其儵忽歲旣去其晬晚樂來日
之有繼傷頽年之莫慕覽萬物以澄念怨伯姊之已遠尋遺塵之思長瞻
日月之何短升降乎階際顧眄兮屏營雲承宇兮謁謁風入室兮泠泠僕
從爲我悲孤鳥爲我鳴 又大暮賦曰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樂莫甚
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無知耶又何生之足戀
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達度以開夫近俗云夫何天地之遼闊而人生之
不可久長日引月而並隕時惟歲而俱喪徒假願於須臾指夕景而爲誓



原件短缺

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形弊於是六親雲起姻族如林爭塗掩淚望門
舉音敷幄席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仰寥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聲殺饌
饜其不毀酒湛湛而每盈屯送客於山足伏埏道而哭之扁幽戶以大畢
汧玄闕而長辭歸無塗兮往不反年彌去兮逝彌遠兮日隔無塗兮
曷因庭樹兮葉落暮草兮根陳 晉潘岳悼亡賦曰伊良嬪之初降幾二
紀以迄茲遭兩門之不造備荼毒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而早終
含芬華之芳列翩零落而從風神飄忽而不反形焉得而又安襲時服於
遺質表鈿華於餘顏問筮賓之何期霄過分而參闌詎幾時而見之目眷
戀以相屬聽輶人之唱箏來聲叫以連續聞冬夜之恒長何此夕之一促
且伉儷之片合垂明哲乎嘉禮苟此義之不謬乃全身之半體吾聞喪禮
之在妻謂制重而哀輕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昏兮朝既清
延爾族兮臨後庭入空室兮望靈座唯飄飄兮燈熒熒燈熒熒兮如故惟
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饋生塵兮酒停樽 春風兮泮水初陽兮戒
溫泚遙遙兮浸遠嗟然兮孤魂 又寡婦賦曰樂安任子咸者予少而

朝露其如何雖發歎之早晏諒太暮之同科 又傷已賦曰嗟夫下賞珍
於連城孫別駿於千里彼珍駿以貽愛此陋容其敢擬丁曠代之渥惠遭
謬眷於君子眺徂歲之驟經觀芳春之每如始春芳而美物終歲徂而感
已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衾裯而載坐闌檐幌以迥臨望步襜
而周流眺幽閨之清陰想輕綦之往跡澹和聲之餘音播芬煙而不燠張
明鏡而不照歌白華而絕曲奏蒲生之促調 宋顏延之行殯賦曰嗟我
來之云遠覩行殯於水隅崩朽棺以掩壙仰枯顙而枕衢資沙礫以含實
藉水草之襚儲撫躬中塗太息蘭渚行徘徊於水路時悄愴於川侶 宋
鮑照傷逝賦曰晨登南山望美中河露團秋槿風卷寒蘿悽愴傷心悲如
之何盡若窮煙離若箭弦如影滅地猶星殞天棄華宇於明世閉金扇於
下泉修堂廡而下降歷幃戶而升墓志存業而遺緒身先物而長辭日月
飄而不留命儵忽而誰保髮迎憂而送華貌先悴而收藻 梁沈約傷美
人賦曰信美顏其如玉咀清畦而度曲思佳人而未來望餘光而躑躅拂
螭雲之高帳陳九枝之華燭虛翡翠之珠被空合歡之芳褥言歡愛之可

永度羅袂之空裁曾未申其巧笑忽淪軀於夜臺伊芳春之仲節夜猶長而未遽悵徒倚而不眠徃徘徊於故處 梁江淹傷友人賦曰泫然霑衣兮悲素友之英秀系神緒而作氏胤靈枝而啓胄轢四代而式昌洎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譬如冬雪既華既潔將似秋月至麗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絕弔蕙若之暫芳慟琬琰之永缺余幼好於斯人乃神交於一顧邈疇年之縉縉窈生平之遊遇懷愛重於素壁結分珍於黃金捨一世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固齊術而共徑豈異袖而同襟爾疑情於霜柏我發志於冬桂帶瑤玉而爭光握隨珠而比麗予結誼兮梁門復從宦兮朱蕃何人徑之亟阻而天道之匪存凋碧玉之神樹銷紫芝之靈根承遠書於江滋結深痛於爾魂 梁蕭子範傷往賦曰彼蘭菊之芳茂及渠槿之榮色終於邑乎繁霜俱飄颻於路側引輕華之微珍猶見嗟於有識况獨立之妍媛信盈盈而挺植去倡家而來儀承君子之宴息摧麗容而思進豈蛾眉之冑抑詠美媵而自箴歌忠妾而爲式痛妖姿之不留惜華年之中天異羆祥之永慶忽從颺而先標魂一逝而莫追夕有

長而無曉惟君侯之惆悵覽遺物而寤巾帷半垂而將下尚仿像而疑真懷方士之良術顯有憑而致神 周庾信哀江南賦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狼狽流離至于暮齒燕河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蕃籬之固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嗚呼山岳崩頽既有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賦曰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既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尔乃傑黠構扇憑陵畿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竟遭夏臺之禍遂觀堯城之變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競動

天關乎迴乾軸探雀敵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
 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西瞻博望地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
 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耻去代邸而承
 墓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
 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况
 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問諸淫昏之
 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達泉之誅况以沴氣宵浮妖
 精夜殞赤鳥則終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
 盡周含鄭怒楚結秦怨有南風之不覺值西隣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翼
 馬雲屯棧素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辭洞庭
 兮落木去潯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直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析柱
 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司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友以轂走宮之奇
 以族行河無小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
 所雲夢偽遊之地荒谷繼於莫敖冶甫囚乎羣師劓穿摺拉鷹鷂批擯于

時瓦解冰泮風飛雹散渾然千里淄沔一亂雪暗如沙冰橫如岍逢赴洛
 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 又傷心賦
 曰予五福無徵三靈用譴至于繼體多從天折二男二女並得勝衣金陵
 喪亂相守亡沒苗而不秀頻有所悲唯覺傷心遂以傷心為賦悲哉秋氣
 搖落變衰蒐兮遠矣何去何依望思無望歸來不歸未達東門之意空懼
 西河之譏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版蕩生人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
 子則三州離散地鼎沸於袁曹人豺狼於楚漢或有擁樹離災藏衣遭難
 未設桑弧先空柩館人惟一丘亭遂于秋邊韶永恨孫楚長愁張壯武之
 心亡羊南城之淚流痛斯傳體尋茲世載天道斯慈人倫此愛膝下龍摧
 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早刈况乃流寓秦川飄飄播遷從宦
 非宦歸田不田對玉關而羈旅坐長河而暮年以觸目之萬恨更傷心於
 九泉 **哀辭** 魏陳王曹植金甌哀辭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以授色知心
 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曰在襁褓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
 而天絕何負罰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營去父母之懷抱滅

草木

微散於糞上天地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又行女哀辭曰
行女生于季秋而終于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伊上靈之降命何短修
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闕復新殃之重來方
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
階懷此恨其誰訴 又仲雍哀辭曰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
生而五月亡昔后稷之在寒冰鬪穀之在楚澤咸依鳥憑虎而無風塵之
災今之玄第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幃綺帳暖於翔禽之翼幽房閑宇密於
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烏菟之情卒不能延期於碁載離六旬而天沒
彼孤蘭之眇眇亮成幹其畢榮哀綿綿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
未周將何願乎一齡陰雲迴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埏闔以歔歔淚流
射而霑巾 晉陸機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曰冉冉晞陽不遂其茂曄
曄芳華凋芳落秀遵堂涉室髮鬢與想人皆有聲爾獨無響 晉潘岳
哀永逝辭曰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悵悵兮遲遲遵古路兮
言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

宋作山
宋作古

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視天曰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
或改固歡哀兮情換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既顧瞻兮家道長
寄心兮爾躬 又傷弱子辭曰予之長安次于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天感
羸博之哀乃傷之曰奈何兮弱子邈棄爾兮丘林還眺兮墳瘞草莽莽兮
木森森伊遂古之遐胄逮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不嗣羗一適之未甄仰
崇堂之遺構若無津而涉川葉落永離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又金鹿哀辭曰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鬚髮凝膚蛾眉蟻領柔情和泰朗心
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天昏既披我幹又翦我根槐如
槐木枯爰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疑迴首長顧 又陽城劉氏
妹哀辭曰鳥鳴于栢烏號于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伊人情
叩心長叫痛我同生誕育聖王發奇稚齒如彼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懷
寶未曜隨和伊予輕弱弗克負荷祿微於朝貯匱于家俾我令妹勤儉備
加珍羞罕御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奈何哀哀母氏蒸蒸聖慈震慟擗
標何痛如之竟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復何時 又悲邢生曰周

宋作
馮氏

文公之苗裔予元舅之洪胄厲操確其不拔鄉譽者而日就妙邦畿而高
察雄州間以擢秀茂實暢矣而休名未衍其財至貧其位至賤而死之日
奔者盈庭停余車而在郊撫靈櫬以增悲瞻轎容而想像曾無覩乎餘輝
送子兮境垂永訣兮路歧一別兮長絕盡哀兮告離 又京陵女公子王
氏哀辭曰猗歟公子季女惟王生自洪胄廩茲義方盼倩粲麗窈窕淑良
如彼春蘭吐葩含芳葩以霜韻以歇盡彼蒼蒼者天胡寧斯忍曾未弱笄無
疾而隕宮朝震驚靡人不愍嗟爾母氏劬勞撫鞠恩斯勤斯是長是育惟
屏媚子奄離顧復哀無廢心涕不輟目于以祖之于掖閨庭于以送之陵
崗崔嵬僕馬迴眷旗旒旋飛夕陽失映晴鳥忘歸皎皎宵月載盈載微冥
冥公了一往不追長夜無旦孤魂曷依 又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
辭曰茫茫造化爰啓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鬢髮蛾眉巧笑美目顏耀
榮若華茂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馥淑質彌暢聰惠日新朝夕顧復夙夜
盡勤彼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眇身俾爾嬰孺微命弗振俯覽
衾綈仰訴穹旻弱子在懷既生不遂存靡託躬沒無遺類耳存遺響目想

餘顏寢席伏枕摧心剖肝相彼鳥矣和鳴嚶嚶矧伊蘭子音影冥冥彷徨
丘壟徒倚墳塋文又爲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曰悠悠上天我獨何
辜祖考早世兄弟幼孤備嘗艱毒同集蓼荼父兮生我過庭靡聞母兮鞠
我寧一苦辛日顧日復我弟我身並自垂髮越于成人濬哲聰朗純粹溫
良烈烈清風邦族之望母氏劬勞庶爾之報彼蒼蒼者天子何不弔殲我令
弟窮泉是造無父何怙無弟何友煢煢此身哀哀慈母煩冤痛毒撫心思
咎哀爾薄祜逢家多阻弱冠未室盛年絕緒喪庭寥廓廬位無主冥冥長
夜窈窈玄宇當復何時見我仲武于以祔之于其王父竟而有靈神其寧
處 晉孫楚和氏外孫道生哀文曰嗟爾道生和氏之寶玉類豐下曜於
懷抱暮春而育孟冬而天二十三旬奇于五日方之期願百分之一命之
修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籤翁近千殤子幼冲俱反無形冥昧
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 又和氏外孫小同哀文曰曄曄華朝生夕
落爾命方之猶爲淺薄暫有冥質尋友冥漠譬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
知生亦焉知爾雖旬月我未之視萬物混焉天地一指杪未嬰孩安足稱

誅大人達觀同之一揆 又胡母夫人哀辭曰滔滔汶川浩浩雲漢乃眷
洪族裁育英媛幼挺芳烈暉光日新有美其猗有處其文華茂春芳志厲
秋霜邂逅之遇違茲良會豈惟中饋義形于外恒憑賢明以自休賴冀享
永年偕老一世景命伊何忽然長逝 梁簡文帝大同哀辭曰大同予第
十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悲夫夕坐於是申且當以食之不甘客謂予
曰死生常也天壽命也陳蕃所憇之家又記玄錄之歲華歆所問之語已
定北陵之期上聖所以忘情賢者所以達節將何戚焉予對之曰觀其明
眸豐下玉色和聲豈不登髻歲而擬觸藩反紈袴而仰折李靈心摧於毫
末慧識挫於跬步豈不傷哉乃爲辭曰彼神祭之靈長獲萬春之悠緬有
薜華之灼灼寄一朝之浮淺信歡慰之未幾悼天零之云及乃變樂而爲
悲遂改笑而成泣 **書** 晉劉臻妻陳氏荅舅母書曰元方春秋始富德業
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異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意一朝冥然長往元
方冲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徙亦旣冠婚雙譽允集庶幾偕老色
養膝下而殃厲橫流艱禍仍違媛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玄華並天戚年
豈慮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天於始立崇基殞於一匱仰痛殄滅俯悼二第
斯人斯命當可奈何母年踰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進至痛目前廓
然三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 梁任昉與沈約書曰范僕射遂不救
疾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
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與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
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
之憑素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莅此邦務在端
速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垂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祗增今悵永念
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又弔樂永世書曰永世孝友之至
發自天真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託淄澠自辨
餘息惟存視陰無幾終始之託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滯
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宿草易滋傷恨不減松檟可拱悲緒無窮
梁劉孝標追荅劉沼書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職竟未之致也
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予者

予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泣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言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與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壙有恨如何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五

人部十九 妬 淫 愁 泣 貧 奴 婢 傭保

妬

左傳曰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見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而生龍蛇以禍汝我何愛焉使往侍寢生叔虎 毛詩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又曰不妬忌則子孫衆多矣 山海經曰秦室山有木葉如黎而赤理其名曰指木服之不妬 文子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王惡之祿厚者怨處之 漢書曰武帝陳皇后為妬別在長門宮司馬相如作賦皇后復親幸 又曰陳后寵衰妬甚令巫祭祀以迴上意 又曰呂氏妬戚夫人髡鉗赭衣使春又斷手足去目重身飲瘖藥名曰人豕 又曰廣川王去嘗有疾陽城昭信侍疾甚謹去愛之立為后又有幸姬望鄉為修嬖夫人主繒帛昭信譖望鄉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茂又傅粉數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伺之益不愛望鄉昭信知去怒証言望鄉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

名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鄉室裸形繫之令諸姬各持鐵共灼之望鄉
自投井而死昭信出之椽陰中割其口脣斷舌遂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
藥并煮之令諸姬觀糜盡乃止 馮敬通集曰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妬之
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
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
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
妻哭於家爲琰富貴更取妾故也 魏志曰馮方女美袁術納焉其寵幸
諸妾害其寵因共殺而懸之言其自縊 又曰袁紹婦劉氏甚妬紹死未
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又毀其形其少子尚又盡滅死妾家焉 王隱晉
書曰賈充妻郭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閤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遙望
見疑充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
拈頭郭又疑復殺乳母男又死 郭子曰孫秀妻蒯嘗妬罵秀爲貉秀大
不平遂出不復入蒯氏請救於武帝時大赦帝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
從其例不秀免冠謝爲夫婦如初 妬記曰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

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少必加詰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
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牛皆端正
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音可念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
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
出尋討王公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塵尾以柄打
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從聞之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王
爲信自叙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爾王大羞愧
又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
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息之德夫
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荅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使
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又曰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
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媪爲計因婦眠士人入
廁以繩繫羊士人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
惡先人怪責故即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

咎悔誓師姬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
形聳徐徐還婦見聳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聳曰猶憶噉草不美
腹中痛爾婦愈悲哀後復妬忌聳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
誓不復敢爾於此不復妬忌 又曰秦中元有人姓荀婦庾氏大妬忌荀
嘗宿行遂殺二兒爲屋不立齋室唯有廳事不作後壁令在堂上泠然望
見外事凡無鬚人不得入門送書之人若以手近荀手無不痛打客若共
牀坐亦賓主俱敗鄰近有年少徑突前詣荀接膝共坐便聞大罵推求刀
杖荀謂客曰僕狂婦行君之所聞君不去必誤君事客曰僕不畏此乃前
捉荀手婦便持杖直前向客客既大捷又有短杖在衣裏便與婦老嫗無
力即倒地客打垂死荀走叛不敢還婦密令覓荀云近遭狂人非君之過
君便可還荀然後敢出婦兄來就荀共友牀臥而婦不知便來捉兄頭拽
着地欲殺方知是兄慙懼入內兄稱父命與杖數百亦無改悔 又曰諸
葛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模婦誤打
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各捉總跣元直遇見婦捉總跣欲成
衣謂當與已杖失色一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木耳乃欣然 異苑曰吳
興桑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爲當婚否乞言不忍也服竟更娶白日見
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
發俗說恒溫平蜀後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甚妬已具美類 詩魏陳王曹
植詩曰嗟爾同衾曾弗是志寧彼冶容安此妬忌 賦梁張纘妬婦賦曰
惟婦怨之無極羞于何而弗有或造端構末皆莠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
恨每傳聲而妄受乍隔帳而窺屏或覘窓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反目私
言不忍細分皆成大寃閨房之所隱私牀第之所討論咸一朝之發洩滿
四海之囂喧勿心有逆其妬鱗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產而焚
家或投兒而害聳

淫

周易上繫曰冶容誨淫誨教也 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者生於南方謂之短
狐故南越多蜮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 毛詩曰鄘柏舟桑中刺奔也
衛公室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 又曰齊雞
鳴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 左傳曰齊桓公好內多淫內
嬖如夫人者六人 戰國策曰秦皇太后愛魏醜后病且令曰我死必以
魏子爲殉庸芮爲諫曰以死爲無知何空以生所愛葬無知之死人若有
知先王積怒又太后救過不暇何得更殉魏醜后乃止 列子曰鄭公孫
穆好色後庭數十皆擇稚齒屏親昵絕交遊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
意猶未愜 博物志曰三身國一頭三身三手昔容成氏有季子好淫白
日淫於市帝放之西南季子妻馬生子人身有尾蹄 漢書曰五鳳中濟
比王終吉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妾爲姦終吉與共被席或晝日使裸伏
犬馬交接終吉親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丞相御史奏終吉位諸侯玉以
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廣嗣重祖而終吉禽獸行亂勃逆人倫請削四縣
又曰許皇后坐左道廢處長信宮姊嬖爲龍頤思侯夫人寡居淳于長
與嬖私通因娶爲小妻許后因嬖賂遺欲求復爲婕妤好長受后金錢乘輿
服物千餘萬計爲白上立爲左^皇嬖每入長信宮長與嬖書戲許后 華

嶠後漢書曰梁真愛監如秦宮官至太倉 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官屏御者
以言事因通焉宮威權大震二千石皆拜謁之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發
掘諸陵取寶貨汗辱吕后凡有玉匣者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 臧榮
緒晉書曰賈克後妻郭氏又生二女少有淫行年十四五通於韓壽克未
覺時外國獻奇香世祖分與克克以賜女克與壽坐聞其衣香心疑之克
家嚴峻墻高丈五薦以枳棘周行東北角有如狸鼠行迹充潛殺知婢遂
以女妻之 沈約宋書曰楚王山陰公主廢帝姊也肆情淫縱以吏部褚
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帝許之淵雖遂官以死自固 列女傳曰夏姬者陳
大夫徵舒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三王后諸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
公與孔甯儀父皆通焉或衣其衣或裝其幡^蔽以戲於朝 列異傳曰
漢相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其
姦通之至鬪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
貴人雖是先所幸尸體穢汗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論衡曰書
云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不愈此疾也

風俗通曰平原君譙黜譚娶周碧為妻譚陰陽不屬令碧與李方張少姦通真得其子 語林曰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婦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服淫 傳曰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姜公之母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

愁

左傳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魏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觀則民愁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隄之疾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頌曰至矣哉哀而不愁知命也樂而不荒節之也莊子曰不知平人謂朱愚知乎則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傷吾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讐愁心苦志中夜抱柱而哭承之以嘯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讐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下之急務也 史記曰虞卿著書八篇號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於後世 後漢書曰梁異妻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具

婦人楚辭曰天問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日閨仰天歎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偉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書寫愁思 又曰漁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馳逐江湘之間憂愁吟歎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晉書曰王丞去官東渡是時道路寇盜人懷危懼丞每過艱險處之若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愁喜之色 郭子曰王東海初過江王丞字安期登琅邪山歎曰我由來不愁今日直欲愁 詩後漢張衡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道遙何以懷愁心煩勞 又曰我所望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又曰我所思兮在漢陽往欲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又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中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晉

張載擬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南冀欲往從之巫山高佳人遺我筒中布
何以報之流黃素 又曰我所思兮在朔涓欲往從之白雪霏佳人遺我
雲中翻何以贈之連城壁 又曰我所思兮在隴原欲往從之隔秦山佳
人遺我雙角端何以贈之雕玉環 又曰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
阻修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宋王徽詠愁詩曰自予抱羈
思眇與日月長載離非宋遠誰謂河難航憂隨積霖密慨因朗旭彰負之
苦不勝即之竟無方如彼引鯢魚待盡守空梁天地豈私貧運至豈固當
既悟非形兆茲數詎可攘 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曰簷露滴爲珠池
水合如壁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膏盡復益誰知心眼
亂看朱忽成碧 又忽不任愁聊示固遠詩曰去秋客舊吳今春投故越
淚逐東歸水心挂西斜月未應歲貶顏直以憂殘髮 梁劉孝綽夜不得
眠詩曰夜長愁反覆懷抱不能裁披衣坐惆悵當戶立徘徊風音觸樹起
月色度雲來夏葉依牕落秋花當戶開光陰已如此復持憂自催 梁劉
孝綽和兄孝綽夜不得眠詩曰夜愁眠不安起望臺南端葉慘風聲異樓

空月色寒笙冷調簧數弦脆上琴難百年行詎幾萬慮坐相攢誰家有明
鏡暫借照心看 賦 魏陳王曹植叙愁賦曰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
爲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曰嗟妾身之微薄信未達乎義方
遭母氏之聖善奉恩化之彌長迄盛年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
明訓誦六列之篇章觀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皇英委微軀於帝室克未
列於椒房荷印紱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對牀帳而太息慕二親以增傷
揚羅袖而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又愁思
賦曰四節更王兮秋氣悲遙思愴况兮若有遺原野蕭條兮煙無依雲高
氣靜兮露凝衣野草變色兮莖葉希鳴蜩抱木兮鴈南飛歸室解裳兮步
庭前月光照懷兮星依天居世兮芳景遷松喬難慕兮誰能仙長短命也
兮獨何怨 又九愁賦曰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有畿之未境
超引領之徘徊眷浮雲以太息願攀登而無階匪徇榮而愉樂信舊都之
可懷恨時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
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悴念先寵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

亮無遠君之心刈桂蘭而秣馬舍于車於西林願接翼於歸鴻羗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嚮一絕而不還傷時俗之趨險獨惆悵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迹如吾身之不留竄江介之曠野獨眇眇而汎舟思孤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策算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於時王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瞶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黨而妬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悠遭愁慊慊而繼懷恒慘慘而情挽曠年載而不廻長去君乎悠遠御飛龍之蜿蜿揚翠霓之華旌絕九霄而高鶩飄弭節於天庭披輕雲而不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而倚傾駘盤桓讓路以悲服仰御驤以悲鳴紆予袂而收涕僕夫感以失聲履先王之正路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親顧旋復之無執長自棄於遐濱與麋鹿而爲羣宿林藪之葳蕤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決泥不爲濁路之飛塵踐蹊徑之危阻登岩堯之高岑見失羣之離獸覲偏栖之孤禽懷憤激以切痛若回刃之

在心愁戚戚其無爲遊綠林而逍遙臨白水以悲嘯猿驚聽而失條亮無怨而棄逐乃全行之所招 魏繁欽愁思賦曰何旻秋之慘悽處閑夜而懷愁潛白日於玄陰翳朗月於重幽零雨濛其迅集潢淹汨以橫流聽峻階之回雷心沉切以增憂嗟王事之靡鹽士感時而情悲願出身以徇役式簡書以忘歸時陟岵以旋顧涕漸纓而鮮晞聽鳴鶴之哀音知我行之多違悵俯仰而自憐志荒咽而摧威聊弦歌以厲志勉奉職於閨闈 又弭愁賦曰傷有閑之淑女採薜荔於朝陽露素質之皎皎縮玄髮以流光結翠葉於珠簪擢丹華於綠房點圓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襲遊閑之妓服褫阿穀之桂裳紉晚蘭於纓佩動晻曖以遺芳旣容冶而多好且妍惠之纖微顧見予之獨立知我情之思歸鳴環瑱以回眄若欲進而行遲眷紅顏之擘擘何的樂之少羣整桂冠而自飾敷綦藻之華文從景炎而倚靡粲綿邈以續紛時瞭眇以含笑收婉媚以愁人 梁簡文帝序愁賦曰情無所治志無所求不懷傷而忽恨無驚猜而自愁玩飛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寮雖復玉觴浮椀趙瑟含嬌未足以祛斯耿息此長誼 文魏

陳王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焚有玄虛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爲物惟惚惟恍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臨飡困於哽咽煩寃毒於酸嘶加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温之以火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稀受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生吾獨爲子言其發矣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詡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慘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樂給子以澹泊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之攜手而游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爲子具養神之饌老聃爲子致愛性之方趣遐路以棲跡乘輕雲以高翔於是精駭意散改心向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宗秋

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禮記曰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矣又曰棄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則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又曰叔孫婁聘于宋宋公與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樂祁左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而樂樂而哀皆喪心也何以能久國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死也吾屢與比而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霑襟具又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門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楚漢春秋曰呂后欲爲惠帝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東陽侯垂泣曰

宗石

宗木

宗木

夫

陛下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史記曰箕子過故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皆流涕。具麥又曰荆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漸離共荆軻相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又曰漢高欲自擊陳豨。蒯成侯周緜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又曰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常從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如意為太子。又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年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之。長安聞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召見。具言其故。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伏地泣。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周曰。夫千秋萬歲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即以塹墳墓。既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貴尊。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泣然。涕泣曰。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具琴又曰。聖人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令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又曰。禹出見華。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吾為君百姓。皆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新序曰。周舍事趙簡子。居無幾何。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愕愕。自周舍死。吾未嘗聞吾罪也。吾國幾亡乎。是以垂泣。漢書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宮。上慷慨傷懷。泣數行下。具慷慨東觀漢記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又曰。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反効兒女子涕泣乎。論衡曰。昔周人有仕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途者。或問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又曰。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出則能分天皇之地。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汝南先賢傳曰。祭順母畏雷。後母卒。每有震順輒園冢。泣曰。順在此。邴原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者易傷。感夫書者。皆有父母也。心願其得書。故惻然涕零也。師哀原而為之泣。曰。欲之可。書須費也。後漢書曰。張奐與張公超書曰。下

筆愴恨泣先言泯 吳錄曰孟宋為驃騎朱捷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
 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 襄陽耆舊記
 曰羊公與鄒閏甫登峴山垂泣曰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遠望
 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令人悲傷 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問
 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郗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以
 對會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眼王曰
 何以似郗正語耶禪驚視曰如尊命

貧

尚書洪範曰六極四曰貧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
 禮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缺手足形遠葬而無槨稱其財之謂
 禮 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竇 論語曰子曰邦有道貧
 且賤焉耻也 又曰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鄭玄
 曰緇絮也 毛詩曰出自北門終宴且貧莫知我艱 又曰小東大東杼
 軸其空注曰謂無貨唯絲麻今盡不作也 家語曰端木賜結駟連駒以

從原憲憲居蓬蒿中并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憲曰予貧也非病
 也 國語曰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無
 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
 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以正晉國今吾子有藥武子之貧吾以為能修其德
 也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修而患貨之不足將弟不暇何賀之有 呂悅
 字林曰窶貧空也方言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捷謂或謂之褸
 裂褸衣壞或謂之藍縷左傳曰華輅子曰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
 食之使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之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致千金以奉
 賓客 列子曰九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莊子曰原
 憲處魯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歌子貢乘太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憲杖藜應門
 子貢曰先生病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
 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又曰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養鬻郭內十畝足以

爲絲麻鼓琴可以自娛所學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愀然變色曰美哉又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河侯曰我將得色金貨子三百金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焉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爲活爾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又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若哭鼓琴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吾哉求其爲之者不得也孫卿子曰子夏貧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又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爲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史記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叅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埽齊相門外相舍人怪而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

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門欲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叅因以爲舍人又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乏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以踐地道中人笑之又曰甘茂云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之明今臣困願以餘光振之又曰楚相孫叔敖死謂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可見優孟具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好書不治產業妻求去買臣笑曰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妻曰如公子等終當餓死買臣不能留即聽之又曰酈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產業爲里監門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爲之狂生又曰王章字仲卿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病疾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逾仲卿者今病疾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少孤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具雜文續漢書曰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戶藜藿不饜又曰范丹相帝時以丹爲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室居歌之曰

甌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萊燕 范曄漢書曰李元字大遜陳留人
事母至孝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出入 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倫小
子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上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又曰孫晨字元
公家貧不仕生居城中織箕爲業明詩書爲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
暮臥中旦收之 先賢行狀曰胡定字元安至行絕人在喪雉免遊其庭
時雪霜滿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臥在床令即
遺掾以乾粮就遺之定乃受半 魚豢魏書曰楊師前後守城守不以私
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財蝸牛廬是其中妻子凍餓 魏略曰裴潛
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筐以自供羣第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
大成并日而食 楚辭曰坎墮兮貧士失耳而志不平 六韜曰成王問
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不得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次收
種不時二次盜取得無能三次盜養女太多四盜其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
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甚矣不誰形色雀鷹或亦神心沮喪非但
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訟詆非廣淵深識者何能不文移其植故欲蠲憂患

莫若懷古之意當自同古見深則真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
中用此道也 **詩** 晉張望詩曰荒墟人迹希隱僻閭鄰澗葦籬自朽損毀
屋每寥豁炎夏無完絺玄冬無暖褐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飢渴營生愈
瘁愁來不可割 晉江道詩曰草門不啓扇環堵蒙蒿榛空瓢覆壁下單
上自生塵出問誰氏子憊哉一何貧 宋陶潛貧士詩曰萬族各有託旅
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暉 又詩曰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
好爵吾弗營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蔽覆乃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固
無憂 梁朱超詠貧詩曰觸塗皆可試惟貧獨未安窻開兩片月霜足三重
寒藁濕鋪牀冷荷脆補衣難若言爲客易推劒與君彈 **賦** 漢楊雄逐貧
賦曰楊子遁世離俗隱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
義散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
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亦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綺羅進不
由德退不受呵又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糧我獨
藜食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期徒行負債出處易衣身服

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
為之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岳穴隱藏爾復
隨我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沆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
汝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
益蚩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
茅茨匪彫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
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肴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
吾身謂子無譽處君之所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
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閉子獨露居人皆
休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齋而興降階下堂逝將去汝適彼
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予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
爾居終無厭極貧逐不去與我遊息 又晉束皙貧家賦曰余遭家之軼
軻嬰六極之困屯恒勤身以勞思丁飢寒之苦辛無原憲之厚德有民斯
之貧有漏狹之草屋無蔽覆之受塵唯曲壁之常在時弛落而壓鎮食

菜而

兼於膳珍涉孟夏之季月迄仲冬之堅冰稍煎感而窮

過牀而無被手狂攘而妄牽何長夜之難曉心咨嗟

東而償西行乞貸而無處退顧影以自憐術

莫黃當之草萊作汪洋之羹饘釜遲鈍而難

心苦苦而飢懸丈夫慨於堂上妻妾嘆

小邊 宋晁道元與天公牋曰道居

茅茨陋宇纔容數牀積汗累燠體貌

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緹袷以四升之

長度申脚則足出牽捲則春露 書

啜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薪芻既

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楊雄晏然

仰衣食方今體寒心飢憂在旦夕

之祿誠恐將為牛蹄中魚卒鮑

告求周隣日獲數升猶復無薪

可以熟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飢於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
不有所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譏於恤護入見謫於
嬪息忽便邑憤不知處世之爲樂 又與尚書諸郎書曰夫秋節涼和霖雨
清閑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壁立之室
無旬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隙漏霑於衣服藁蒸單竭檐石傾罄中饋告
乏役者莫興飯玉炊桂猶尚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軍之思雨私懷
感頌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蓋由昏明二三執事以
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闔闔振翼紫微運籌帷幄顯揚豐績豈
久沉滯於下職契闊於貧悴哉 **文** 後漢蔡邕九惟曰八惟困乏憂心殷
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澗無以自在冬日粟
粟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温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
身無食不飽永離懽欣

奴

周禮注男奴女婢鄭司農注去奴罪隸也男女同名 又曰其奴男子入

于罪 女子入于春藁 又曰夏六三百人注云今時侍史官奴婢也 論

語曰箕子爲之奴 左傳曰斐豹隸也注云犯罪沒爲奴 方言曰臧而

海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

郊凡民男而聾婢謂之臧女而婦女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亡

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犯事者原之臧者

被罪沒入爲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爲婢 又曰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

廬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

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具白母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

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爲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爲之語曰

廬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又曰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

地餘年十七攻書疏志節爲戶曹吏令地餘歸取物餘馳車馬亡去至丹

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吏志節拜楊州刺史郡衣冠子弟皆

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即使君地餘也斌後爲蒼梧

太守 史記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

改

不以爲兄弟青常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嘆曰
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望封侯 又曰藥布嘗爲人所略賣爲奴賣
與燕將滅荼後爲都尉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刁聞獨愛貴之桀黠奴人
之所患唯刁聞收使之終得其力 又曰季布爲朱家鉗奴 又曰諸呂
擅權陸賈曰天下安危注意將相將相和則士豫附陳平結懽太尉以奴
百人遺賈 又曰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令騎奴同席而食持刀斷
席而坐 漢書曰武帝時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 又曰
王鳳羣弟爭爲驕侈奴僮以千數 又曰張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
又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虜囚徒人奴名者猪突倅勇 又曰宣帝詔
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前後賜奴婢婢百七十人 新序曰昌邑王
以側注冠賜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曰今以冠冠奴是奴
虜畜惡也 東觀漢記曰劉寬簡略嗜酒嘗坐客使蒼頭市酒大醉而還
對客罵曰畜生寬遣人視奴疑必自殺 又曰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母
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又曰彭寵奴子密三人等寵書卧密等遂縛寵着

牀召其妻入綰纏囊夜斷寵及妻頭盛囊中投世祖世祖封子密爲不義
侯 又曰鄧弘奴醉擊長壽亭長弘見亭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得復宮中
衛士怒爭衛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 前秦錄曰慕容冲進通長安金城
觀之大言責冲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羊牛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旣厄
奴苦欲取爾相代 蜀志曰劉琰侈靡侍婢奴能爲聲樂又教誦靈光殿
賦 三輔決錄曰平陵孟佗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衆奴斬焉時賓客求
見讓者常數百乘累日不得通焉佗後至諸奴拜迎徑將他車獨往入衆
謂佗與讓善事以珍物賂佗佗得以賂讓 語曰虜擾滑太祖欲北代沈
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在座湛之等難慶之慶之
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使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
之何由濟上哭曰傳土有餘子弟以其子弟爲僕隸林邑記曰范文夷師奴也以
刀斫石障軒廬後遂爲國王 江表傳曰谷利孫權奴 梁簡文帝答
安吉公主餉胡子書曰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邈不使去
來執轡嬾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



原件短缺

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昧新奇伏增荷抃 漢王褒僮兒
以事止寃歸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
買便了時但納中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也褒大怒曰奴寧欲賣邪奴
復曰欲使便了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褒乃爲券曰百役不得
有二言晨起早掃飲食洗滌居當穿曰縛箠裁孟鑿斗出入不得騎馬載
車蹠坐大怒下牀振頭垂鈎刈芻織履作麤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鴈彈
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鴛白餘驅逐鴟烏持梢牧猪種薑養
羊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食馬牛驢鼓四起坐夜半益菟舍中有客提壺行酤
汲水作餽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美飲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
盃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多取蒲茅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
將織薄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入樹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
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捨門拄戶上樓擊柝持盾曳矛環
浴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莧織席事訖欲休常舂一石夜
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急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開白奴不

聽教當答一自讀券文訖辭窮詐索作乞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
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
酤酒真不敢作惡

婢

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浩浩乎仲不能婢子問之仲曰非
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甯
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公 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
主父還恐覺之爲毒藥使婢進上婢恐殺主父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答之
妻因他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聞之復以言告主父主父
乃厚幣嫁之 漢書曰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
婢八人 東觀漢記曰劉寬向朝會裝已訖婢奉肉羹翻汗衣寬神色不
異乃徐語曰羹爛爾手 又曰朱暉爲郡督郵太守阮况當嫁女欲買暉
不與及况卒暉送金三斤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以財汗府君金
使君 謝承後漢書曰長沙視良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

良收其妻殺之 晉書曰列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形長色黑
 人謂之崑崙太宗以計幸之有身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
 令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下食與眾賓賓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
 如此當為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
 稽翟素受婢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
 得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耻
 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為賊復殺之 搜神記曰晉杜嘏家葬而婢
 誤不得出十餘年開墓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
 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時猶十五六嫁之有子 又曰諸葛恪已被誅其
 在室問婢爾何故血臭婢忽然起躍頭至棟攘臂切齒 晉中興書曰祖
 約為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為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傷
 刑解職還家 世說曰鄭玄家奴婢讀書玄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棰之方
 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
 往訴逢彼之怒 又曰石崇富侈廁常令婢數十曳羅縠直之 又曰崇

婢綠珠天下美色孫秀求之不與因誅崇 又曰光祖少孤貧至孝常自
 炊爨王北平聞而佳之乃以二婢餉焉因取為吏人戲之曰奴買倍於婢
 祖荅曰百里奚亦何必不輕於五殺之皮也 三輔決錄曰金禧為郡上
 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王必將兵衛天子於許禧與必善見禧有胡
 婢善射必常從請之 賦 後漢蔡邕青衣賦曰金生沙磧珠出蚌泥嘆茲
 窈窕生于卑微玄髮光潤領如螭螭修長冉冉碩人其頰綺繡丹裳躡蹈
 絲韋都冶嫵媚卓礫多姿精慧小心趣事若飛寒雪翩翩充庭盈階停停
 溝側噉噉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獵吹予
 牀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于河維思爾
 念爾怒焉且飢 後漢張安超譏青衣賦曰彼何人斯悅此艷姿麗辭美
 譽雅詞斐斐文則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醴泉可飲何必誇
 泥隋珠彈雀堂溪刈葵鴛鴦雛豕鼠何異于鴉歷觀古今禍福之階晏嬰潔
 心不顧景女及倩不疑奉霍不受見尊不迷況此隸豎生女為妾生男為
 醜祀詣其先祖或於馬廐厨門竈下東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諸

富主多乞步少銅丸鐵柱績繒累嘉皆來集聚滅獲之類蓋不足
水守之以一秦繆思褒故獲結吉

傭保

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傭保作於宋子繇父之作苦聞其家
堂上客擊筑不能去彷徨從者告其主便擊筑一坐稱善 又曰欒布與
彭越爲家人 鳴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爲世師

